

民國廿五年八月出版

孤獨齋自選初集

孤獨齋自選初集目次

論文

我的做學生的態度

兩個幼稚的希冀

與曾忠煊討論自來雨和加速度書

詩箋

舊詩一束

附漁家嘆曲一首

新詩一束

小說

劉家的天下

論文

我的做學生的態度

前言

我們是二十世紀的人物，我們是現代的學生，說不定也就是國家的元氣，將來之主人，那麼我們處在這個支離破碎內憂外患的現實下，應該抱一個什麼態度？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雖然由于各人主觀而不同，但我們若是要找出一個不偏不畸，不激不頹，真正能夠合乎學生本位的態度，那真不是一件易事！我個人雖不敢說有什麼經驗，然而回顧數年來目所染耳所接一切社會現象的暗示，名人碩士的寫作的箴導，知道頹廢是寄生蟲的生活，是違背了人生的



真諦；偏激是盲目的意識，是幼稚的人生觀；自己唯一的目標應當『實事求是，莫作調人。』自己唯一的基本法則就是：『認清和安定自己，莫爲外力所引誘和動搖。』

現在我且把頽廢一項攔開，單來談偏激的一方面：

一、對於現代學生羣的國家意識的觀察和批評

現代的學生羣的國家意識，以程度論之，則已達于沸點，以比例論之，則可居十之八。推其所以然之故，亦不無原因在：一方面多半由于嗜好文藝的結果，受到激流派的作家的鼓吹，一方面則由于國家現實的逼迫而形成。何以呢？中國近年來的支離——如西南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合作，四川軍閥之割據，北方漢奸的猖獗，赤匪的遍地擾亂，教匪土匪的時出時沒等，——永遠不能使國家安定，永遠不能實際得到領土的完整，以及權力的集中。由內亂而引起日人

侵略的機會，逐步的進逼，沒有絲毫抵抗的能力，以至錦繡山河一天一天的葬送在外人手裏。所以他們不得不起來大聲急呼，不得不奮力于救國運動。發宣言啦，呼口號啦，寫標語啦，散傳單啦，罷課啦，遊行啦，請願啦，充分的表示出他們愛國的熱忱，暴露出他們的國家意識的強大！關於他們這種活躍的心靈，我個人那得不欽佩！只可惜他們這種心靈是白費了。你不看他們每次的動作對於實際可有絲毫的效力麼？都不是起初熱烈而久而久之把自己之浪潮消滅下去麼？所以我以為這都是一些無益的舉動，都不過做一次口頭的標語而已。

二、對於現代學生羣的社會意識的觀察和批評

現代的一些學生，多半對於國家的現狀和趨向不去觀察，只是一味盲目着意想大同世界的圓滿而希望他來臨；不認清歷史的重心，而只盲信着馬氏的學說。近來滬上初出學校門欄的學生所發起的生存綫，暴風雨，吼聲，一些週

刊，都可以作這個幼稚意識的代表。他們却不知道大同世界只是知識分子腦海中的烏託邦，在實際上則不能絕對圓滿。這個理由很明顯：因為大同大界雖然是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知識的高低，以及各人的欲望却是不能一樣的。我從前曾聽得有人說：『有一個青年，他想去籠絡一些工人來作他社會革命的基礎，而那些工人却覬覦着他的漂亮反想來污辱他。』這種事實，我相信是有的。因為知識的不同，所以各方的心理也就不同，工人本是低級社會的一層，他對於這個青年的互相矛盾，也是難怪的。

退一步來說，我們即使承認大同世界是圓滿的，但努力的途徑，亦當要看世界的潮流，和自己現實的國體。若不觀察國家的現勢的處理的困難，而只管閉着眼說政府對外的無能，只管高呼着：『以我們的熱血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侵略共和的魔鬼，打倒侵略弱小民族的強暴者。』試問事實有這樣的容

易嗎？問題有這樣的簡單嗎？

第二層：他們沒有認清歷史的重心，沒有虛心去研究中山先生的解說，所以他們很容易被馬氏所迷惑。他以為歷史的重心是在物質，物質有變動，則人們的生活史亦將隨之而變動；卻不知道歷史之重心本在民生，馬氏之學說乃是倒果為因。何以呢？因為人們要生存，方纔竭力去尋求物質，並不是為了物質而纔想生存。這是很明白的。他們不去讀一讀唯生論，所以終不免旁逸斜出。

總上以觀，學生若抱這種態度都是無益的。

三、學生時代的學生果有救國或改造社會的能力嗎？

無論他國家主義者也吧，社會主義者也吧，他們的目標不過是挽救國家于危亡，和改造社會于良善兩者。但我們試想一想：做學生時代的學生，果有何挽救國家改造社會的才能？他們有政治的常識嗎？他們曾經受過政治學的完

全洗禮過嗎？歐洲各國政治的優劣點他知道嗎？應截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有那幾點他知道嗎？自己國家的現勢他確實地明白嗎？應付這種現勢的方法和手段他具有嗎？外交內政他辦得了嗎？這些問題若是不解決，而祇作一些口頭標語，我認爲都不過是一時的熱血的衝動而已。那裏談得上『挽救危亡』『改造社會。』

結 論

經過了多方面的觀察，知道校外的一切活動，都屬於無益無謂。所以我的做學生的態度是：

『除我竭力避免頹廢而外，現在我在學生的時期暫不談挽救國家改造社會的話，要想挽救國家改造社會自然有我的時候。我現在在讀書，就應專在書本上用工夫，將來的造就，也就是我救國和改造社會的基本。我的認

定。我不願一切外力來摧殘我，我亦不願被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祇把學問看做我的對象，我只認讀書寫作爲我每天的工作，不作一切無益無謂來消耗我有用的時間。」

（附錄）我談這番話，或者有人要問我：『如果國家一旦亡了，你能夠安心讀書嗎？難道你甘願在外人的統治和踐踏下過生活嗎？』我可以回答他說道：『請你不必過慮，中國是不會亡的，中國人才還多着哩。何用得着你杞人憂天呵！假如出人意料果真會有那一天，那麼朋友，你別忙罵我，我也是忝居在性靈動物的一個，也不是缺少理智的，誰肯甘受侮辱，甘作那脅肩諂笑的勾當？朋友，別疑心罷！我亦是奮鬥的一個。我之所以排斥一切者，不過因爲要自己同時並希望他人『多踏實地，少作空談』罷了。』

兩個幼稚的希冀

下面兩個幼稚的懷疑，是純出于我求知的欲望，固然，我乃是一個初進高中的學生，還說不上具有若何知識，所提出的談話，不免如三歲小孩的牙牙學語，但只因我一念之起，以爲『多問多疑，方多了解。』因此，爲這種求知的欲望所驅使，不能不把牠嘔吐出來求高明的指示：

(一)關於文憑和入學考試 教育部的宗旨，本來是替國家製造人材，這是任何人都是知道的；但以他實際所規定看來，似乎有時不與其製造人材的宗旨相關，甚至有時還覺得與製造人材的宗旨違背。這不得不使我懷疑，不得不使我抱不滿！例如文憑一項來說罷，隨便你升任何學校，都得要張文憑，不然就要拒絕你于千里之外。從前我有一個朋友，在初中時史地文學都佔優等，畢

業後在家專修二年，弄了一張假文憑去投考某大學，公然考取了，在校中住了兩個多月，一切論文都超出同班同學之上，後來學校當局發現文憑是假，當時即要他退學，繼經各同學要請，在校旁聽，可是把這學期過了，仍然不要他來校。像這種情形，我們試問一問教育當局果真是以製造人材爲目的嗎？可造的人何必一定要一張文憑？有了文憑的人，未必個個都是可造？即以現在有許多學校來說，以我目擊的，多半學生在畢業的時候，（不特畢業，即平常期考亦然。）偷題呵，開夜車呵，（像這種還涉于學生的健康問題，茲暫不論）翻書呵，帶稿呵，種種的作弊，學校那能夠一一監及？（即會考亦難免不有弊病。）所以在這樣情形之下，一些學問平常而素來又很懶的學生，竟得畢業，而取得那張文憑。試問像這種有文憑的人，一一都是可靠的人材嗎？鄙意以爲關于升學，不特文憑是用不着徵取，即入學考試亦無須，原因是：如果一個學生的本身，能夠感

覺到自己住學校是求學問非求虛譽，（因為有一些人以爲掛了學生的招牌是很榮譽的。）那麼，他必定要下一番苦力去對學問追求。如果一個學生的本身不能感到住學校是求學問非求虛譽，那麼，即使他得升學，得畢業，但畢業出去後感到虛譽的無益，感到時光虛度的可惜，亦可以反省覺悟，回頭努力，造成相當的人材。即再退一步來說，這種人畢業後終久不感空虛無益，那麼，這人的性靈可以說是下愚，性靈下愚的人根本就不是可造的人，我們是用不着替國家可惜的；這種也並不是辦教育人的罪惡，任何人亦不能責諸教育當局的。

（二）關於訂定教科書 書本來是用以開愚，尤其是在這二十世紀智理發達時代，更應當進益求進，以期啓發和引導後學能超過前人。如胡適顧頡剛等先生的考勘古史，翁文灝丁文江等先生的研討地質，錢玄同先生的整理音韻，章太炎先生的治經學小學，都是抱了這個目的來做的。所以我以爲教育部

編訂教科書，亦應根據這個目的，祇要有新的發現，就把舊的除去，有真的發現，就把假的除去，最不應把世界已經公認為錯誤的仍然載上，把已經改正過的反不刊入。同時，于可懷疑的地方應當存疑，不該把還可懷疑的事項收為定論。然而我們教育部有一部分訂定的書，簡直要使我們失望了。譬如物理學和化學來說罷，如在電學裏：電流進行的方向，以前都說是自正至負，近代電子論發明以後，世界已經公認電流係電子之流行即負至正，適與以前假定之方向相反了，然而教育部決不去修正牠。這就是犯了『有新的發現，不把舊的除去，有真的發現，不把假的除去』的毛病。其次如化學裏面：輕氣的輕重問題，尙待懷疑的，而編輯的人却不去懷疑牠，亦仍定輕氣比一切氣體都要輕。我們知道空氣是混合物的氣體，那麼空氣中的單質氣體可以自由逸出，是無可疑的。若輕氣比一切氣體都要輕，為何牠不由空氣逸出升入空氣的最高層呢？為何我們

在下面（空氣下層）仍然可以得到輕氣呢？（可以拿水和油來對照作證據，我們把水和油裝在一個瓶內，瓶內雖然是成了混合物了，但油比水輕，終居上部，水比油重，終居下部，我們不能在瓶的上面得到水，也不能在瓶底得到油。這是最明顯的一個同樣道理。）這問題若是沒有人替我解答，則我對於『輕氣比一切氣體都要輕』一句話，決不能表示相信的。這就是訂定教科書的人犯了『不存疑，亂相信』的毛病。

末了，我寫這篇短文成功，遞給朋友們看，他們都說我是神經過敏，我也不願否認，總之，我爲文的本意是在盼望教育當局的改進，至于論調的譏陋和幼稚，只好留待高明的指示了。

一九三六，六，卅號夜半

與曾忠煊討論自來雨和加速度書

忠煊足下 來函所答覆一切，均皆讀悉。足下所謂救國之維在于振興工業，此固燭察之論也；顧以不得不再爲足下言者，吾人之謀幸福，必須根本以求之。根本立，而幸福方有可言。試觀各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工業，其不爲少數人之壟斷與利用乎？願足下其深思之！

足下來函，謂今後欲與予交換科學意見，弟自維對於科學，尙屬門外，縱有時或一談及，要皆幼稚謬陋。不堪一粲，何敢大膽作此嘗試！惟是欲叨教益，機會難逢，故又不得不獻醜君前，聊以作拋磚引玉之舉耳。今請先將前函所提及自來雨和加速度略爲足下述之，幸有以教我爲盼！

(A) 自來雨 此余意想中之欲製成者也。分用途、材料、製造、裝置四項述

之于下：

(1) 用途

都市用以消夏暑；鄉村用以救天乾。

(2) 材料

a, 鉛

b, 鍊鉄

c, 樹膠或橡皮

d, 窖土

e, 河沙

f, 細

鐵絲

g, 鉛鋁合金

(3) 製造

用鉛製成圓球，直徑愈大愈好，至小限度非三市尺不足用。球的一端開一圓孔，孔的直徑一吋，孔上溶合一空筒鉛柄，直徑亦一吋，高一吋，球上開無數細孔，細孔間相距約五分。

鍊鐵可製成水壓機一，鐵條一，鐵環一，水壓機可購工廠已製成的，大小可聽自行採用；鐵條爲圓筒形，直徑約五分，長六市尺，條端更製一定滑輪；鐵環之直徑可視鉛球之直徑而定，約比鉛球稍大兩分，環上樹一柄，柄的長短隨環的大小而變異，

環大則柄可縮短，環小則柄可增長，無論如何務須在裝置時柄同環之共長須與鐵條之長短相當，使滑輪正對環之圓心爲度。

樹膠或橡皮製成圓筒帶，其直徑一吋二分，其長每根可製成三丈，帶端函鉛鋁合金空心雌雄羅旋，可接用。

密土製成一長方形大容量濾水缸，長闊不一定。

細鐵絲編成長方網形，大小隨濾水缸形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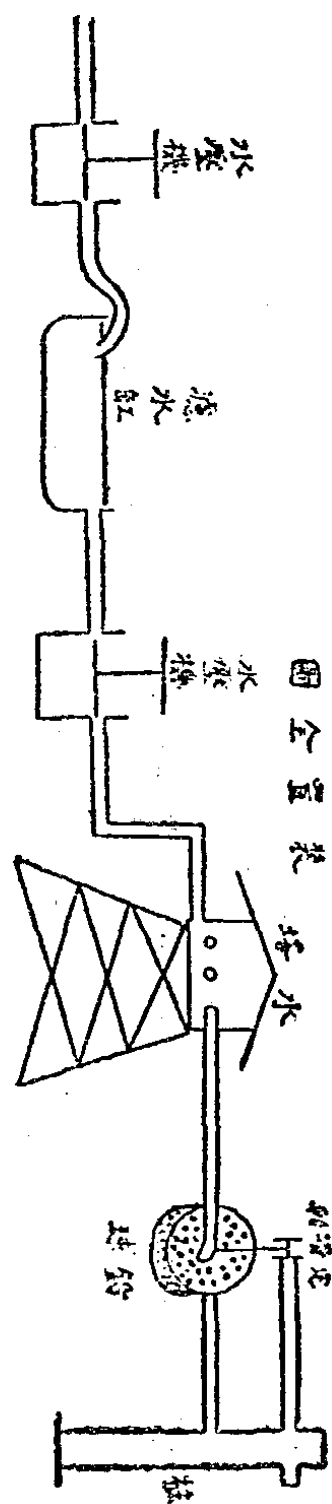
鉛鋁合金除用以製空心雌雄羅旋外，可用以裝成水塔，塔的四方裝若干水龍頭。

(4) 裝置

在地點的中央，設一水塔，由膠帶或橡帶接在水塔頂上，他端接于濾水缸旁之水壓機，水壓機之一旁亦由帶接于濾水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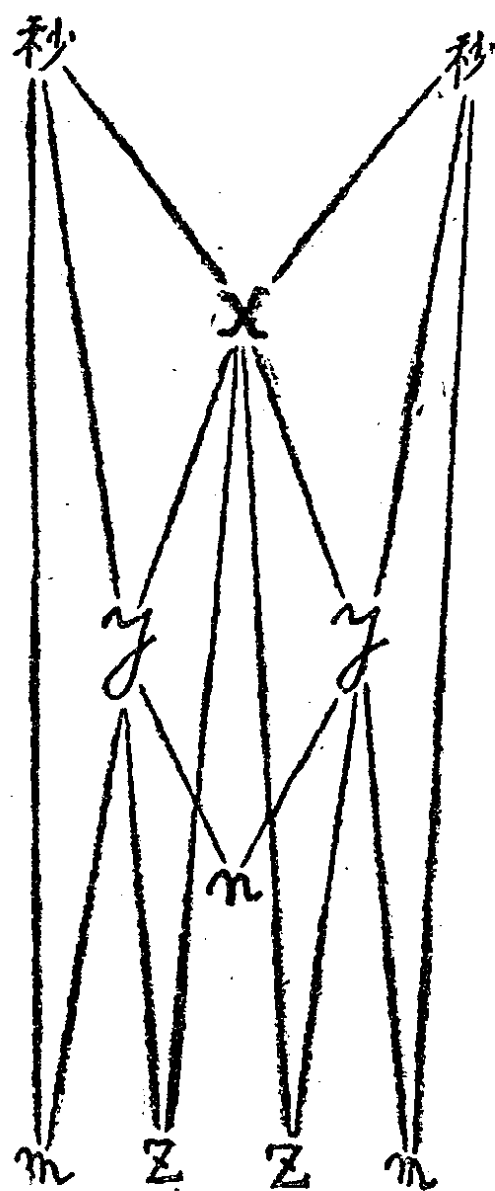
缸內的中腰裝細鐵絲網，上鋪河沙，更用另一水壓機用帶引于缸面，壓水機的他一端用帶達入河內。

水塔的周圍由帶接在水龍頭上，可以直引至需要自來雨的地點，這地點可樹一木柱或石柱，愈高愈好，柱巔橫置鐵條，定滑輪方撐出向外，距此鐵條下距約兩尺的地方置鐵環，鐵柄樹于柱上，鐵環撐出向外，用繩由定滑輪將圓球拖上，至鐵環處爲止，球柄處即接以膠帶或橡帶，他端接在水塔水龍頭。裝置的全部請觀下圖：



(B) 加速度 此余理論上之所見及者也。分兩項言之：

(1) 加速度對於時間之關係 時間本不能定一定之最小單位，同時亦沒有最小簡單位之存在，今時之用秒，不過爲便于計算而已。以余之想像，秒與秒之間必當有一個時間；假如吾人定之爲 x ，則 x 與秒之間亦當有一個 y 的時間的存在；同時 x 與 y 之間亦必當有一個 z ， y 與秒之間亦必當有一個 m ， y 與 y 之間亦必當有一個 n ，列如下圖：



如此而推，可以至無窮。則吾人可知加速度之由來，恒由于此秒與秒間的整個時間而得。

(2) 加速度對於地心距離之關係 吾人知道凡一物體，距地心愈近，則其引力爲最大，距地心愈遠，則其引力愈小，吾人可以推知加速度之所以由來，即因此吸引力而得。

第(2)項雖有拾前人唾餘之嫌，然余輩重在求知，不得因非自己創獲而不談。足下以爲然耶？暇時尙希多惠我以意見是幸！專此敬請夏安。

詩箋

舊詩一束

秋思

多謝秋風起。閑愁一滌清。半窗枯寂裏。盡夜祇思君。

遊薛濤井

當年粉黛今何在。昔日樓台久已頽。古井旁邊空悵惘。秋桐底下幾徘徊。

秋夜

秋來不見杜鵑泣。夜半惟聞蟋蟀鳴。獨對寒燈多寂寞。強將舊課苦呻吟。

寄慧富（此詩爲十六歲時所作，完全走韻，今因欲留作紀念，故亦錄于

此）

未訴憂衷先已泣。敢將心事告閨閣。今生不得報卿情。恨似江流終不竭。

勵忠煊

荏苒駒光刻有嗟。青枝挺秀好年華。祝君三載春城裏。不作無風落瓣花。

秋夜觀月

瑞煙籠屋瓦。幽景透窗簾。貪看嫦娥步。夜深不欲眠。

哭姻兄林祖堦

秋色添人惱。落花動我愁。身臨西子畔。淚灑浦江頭。

哭同學侯世昌

回憶去年秋。黃花開滿庭。盆城同赴試。寂寞共談心。雨夜相飛蓋。風階對撫琴。可憐今見菊。惟有淚沾襟。

又

噩信連鄉信。愁痕疊淚痕。俞琴悲忽斷。何處更知音。

無題（詩謎戲作。一句一字破）

大小兼相並。舊新未易明。山頭日已沒。隴上草初青。

同前改作

大小共團圓。舊新半聚合。山頭日已斜。隴上草初綠。

冬至

北風過處孟冬時。單袖生寒強自持。草木枯頽添老態。湖山憔悴啓憂思。無心踏步蘇堤月。鮮輿謳歌柳葉兒。多少愁鄉何處寄。漏更頻報夜來遲。

冬夜

隻影伴孤燈。拋書復嘯吟。寒風驚瘦骨。寂夜喚鄉心。

子夜夢醒

紗窗靜裏夢初醒。月透疏櫺染若銀。看去驚疑天曙色。聽來斷續廟鐘聲。榻旁鼻息音相接。簷下鋼球戛共鳴。知是北風頻作厲。草茵寒壓被無溫。

送友至錢塘江舟次

盼到春回又別離。紅梅白雪兩依依。人生何處曾相聚。祇見江頭艇早移。

送歲

一首歪詩除舊歲。半窗急雨入春城。遙知故舊團圓日。買酌催花少一人。

別西子

走馬人生多碌碌。放梅時節別卿卿。他朝桃李花開日。堤上空亭少客吟。

于火車站

樹靜天寒雪正飛。美人湖畔別紅梅。站前幾陣牛鳴笛。回首風光已覺非。

異鄉端午

欲遣寂寥提舊話。聊將抑鬱寫中篇。他鄉飄泊情何似。那有心思弔屈原。

弔姻兄林祖壩——仿四言古風一首

嗚呼箴兄。何相去之疾也。憶昔在滬。時臨病榻。問兄安否。兄以首答。撫兄肢體。枯瘦如柴。兄示無礙。意解余懷。午餐備呈。兄強余食。又賜佳梨。恐余飢渴。考罷歸來。問題安出。情意殷殷。怕余失學。別兄之杭。淚盈兩眶。不欲滴下。恐兄心傷。臨別依依。與兄握手。悲從中來。道聲珍重。室外喧嘩。惹人煩惱。兄爲掩耳。得毋其燥。早間霜露。夜來風雨。寒氣逼人。兄其之避。數語話別。中心酸楚。將出室門。珠淚撲簌。再囑阿姊。多賜尺書。免余湖畔。觸景生愁。嗚呼。往事回思。歷歷在目。何意此離。竟成永決。獨寓杭湖。書窗寂寞。終日相思。斜陽日薄。接得家書。載悲載讀。噩耗驚聞。心如刀割。嗚呼箴兄。何相去之疾也。以兄志願。我所素知。投身工業。挽救民生。崇奉

國父。信仰三民。實業計劃。苦幹體行。機械室中。兢兢試驗。埋頭研究。終日不倦。目的維何。物質滿足。工業振興。民生解決。展看前途。何能預卜。誰測今朝。身竟先沒。嗚呼碧翁。不仁之極。有志青年。無端挫折。俯憶前情。無任嗚咽。西風木葉。助我悲鳴。撫膺大哭。詩成幾絕。弔兄英魂。千里寄託。

附錄戲作曲一首：

（漁家嘆）

這鱖魚兒充不着饑。禦不着寒。說什麼味兒鹹淡。渾家忍飢帶渴。驕兒長呼短喚。看看天又晚。魚兒賣不出。城市兵亂。鄉野貧寒。

（前調） 原祇想半溪流水。數點飛霞。古道旁泛宅浮家。過處煙雲鷗鶴。飽看雞犬桑麻。三江五湖上任憑我蕩槎。樂得來幾聲款乃。一陣呖呀。

（前調） 那知道烏託邦竟成泡影。兜率宮全屬曇花。到而今仰首咨嗟。耳邊是

槍聲彈響。目前是匪積兵麻。他媽。弄得來餓殍滿地。喪犬無家。

（前調）說什麼津津尋桃源仙境。笑傲軒冕皇家。渭水邊老候着文王臨駕。嘴裏兒儘是空空。肚頭兒不竟嘩嘩。唉呀。恰是那受窘在淮陰城頭。眼見得將死于首陽山下。

新詩一束

寄德驤

江上的鳴錚，時時打斷我子夜中的夢魂！

窗外綺麗的風光，提起了我的懷思！

知音知音，

我將寄語給東風，

送來了你朋友思念你的心情。

• • • • •

黑暗雖沉壓着眼前；

光明却躲藏在追求的後面！

知音知音，

我將寄語給春風，

送來了你朋友的鼓勵。

• • • • •

要求生存，本是人們應有的權利；

竭力的追求，纔不違背了社會進化的原則！

知音知音，

我將寄語給花風，

恭祝你偉大的前程。

•
•
•
•

近的朋友，得不到同情；

強力偉識的你們，又這麼遠隔！

知音知音，

願你時時刻刻的臨風，

寄給你朋友的音信。

反比

王媽，你何必這樣的忙碌呵？

阿毛，肚子的飢餓！

王媽，她們的肚子不餓嗎？

阿毛，有遺產的賜與。

• • • • •

老王，今天又飛着雪了，

媽的，抖擻着精神的幹！

大小姐，你祇披了一件毛氅，冷不？

陳媽，你快把溫水袋拿來罷。

一個傍晚的疑惑

細雨兒飄飄，是心中的蕩漾嗎？

簷前不住滴下的一顆一顆，是淚珠兒的拋灑吧！

上帝呵！我不是悲觀的人，

如何這可怖的憧憬，仍是跑來我的眼前呀？

春水泛桃花

春水泛桃花，

祇見一片片的殘紅，撲簌地由枝頭落下！

這塊兒我疑是馬嵬坡頭，

永別也，血淚兒灑向君王家。

• • • • •

春水泛桃花，

夏姨硬逼了姑娘出嫁！

杜鵑兒一聲聲報道歸去也，

管什麼薰蕕雜投，彩鳳隨鴉。

春水泛桃花，

輕薄兒載着麗人歸去也！

軟綿綿甜絲絲的幽情，

永留在枝頭懸掛。

夏之神

那和平快樂之春姨，可惜她年不永地死去了！

繼續她而來的，卽是那獨裁專擅的夏之神。

他一意東方親近了暴戾的日球；南方拒絕了古冷的明月；西方開闢了火道；北方安置了引火燒生的山木；
準備着永遠的皇帝之夢！

那管得人們處在這暴日臨頭之下，

汗淋淋如處湯火！

她們的眼睛

她們的眼睛真高！

蓬頭垢面的，粗衫布服的，她們連正眼都不瞧；

整個兒心坎裏，

祇有那：

西裝青年，摩登闊少。

• • •

她們的眼睛真高！

除掉了金錢，除掉了勢力，都不屑和她們相交；

整個兒心坎裏，

祇有那：

軍政老爺，縉紳巨老。

• • •

她們的眼睛何嘗高？

須知道：不修邊幅的人，乃是着力于：自身的出路，國家的前途，大眾的幸福，人類的將來，輾轉奔忙，弄得來形容枯槁；

那有心情，

裝點衣袍。

• • •

她們的眼睛何嘗高？

須知道：爲金錢出賣了肉體，爲勢力犧牲了靈魂，卑陋的行爲，既可憐，又復可笑；是墮落的深淵，何嘗是正確的目標。

婢子

她已經起身了，當早上四點鐘的時候；
拭几，掃地，還要預備兩棹人的早餐。

她還沒有睡哩，當晚上十二點鐘的時候；
要替老太太在觀音前燒子夜香，要候二小姐從遊藝場回來服人參水。

妓女

裝顰含笑，爲的是逗客人歡笑；
伴眠陪宿，爲的是銀元鈔票。

雖看她，雪白的披風襯着羅衣隨風飄，
高等鞋幫助着嬌嬈的步伍，小蠻腰越顯苗條！
那知道阿媽的鞭痕猶在身上紅紫，
暗地裏，把淚珠兒一顆顆的偷拋。

贈友人婚（原文本英文，今譯出。）

甜蜜！甜蜜！你將有甜蜜的來臨！

愛神她將與你攜手了。

她將用柔媚的愛，放在你的身上，

你的勇氣容易被牠溶化！

願你謹慎你的步行，當你走向她的時候；

逃脫她的網，以免爲她所細縛。

春之頌

春究竟是來了！

回想那冬神當令的時候：

威嚴的翅膊。撒下了雪花和雨滴，

昆蟲是這樣的貼服，杜鵑是這樣的緘默，

整個兒宇內完全充滿了牠的勢力！

然而，武力終戰勝不了自然的趨進；

皇帝夢的嬰兒，那得不夭折！

你不看麼？

那青的枝，綠的葉，

人們正展望着這座自由之園，對之歡呼而喜悅！

小說

劇宗的天

孫燕山題

鍾序

李君寫『劉家的天下』書成。請序于余。余愧不才。無以報命。謹將讀後管見。列之于下。聊以見李君寫作苦心之一般焉。

(A)一二兩章。描寫軍人之橫暴。三四兩章。鋪述惡霸之淫佚。可作國民革命軍北伐檄文讀。

(B)第五章歌曲一段。實是一篇求偶認識論。

(C)第六章哲理講演一段。寥寥數語。精神足具。可稱為五秒鐘所讀之唯物論。

(D)全篇以斯數人起。亦以斯數人終。若常山蛇。首尾能相照應。

(E)篇中既不清淡。又不繁瑣。使人讀之。不感厭悶。

(F)篇末一詩。大有弦外餘音之慨。吾人可猜想其在結筆時。必抱有莫大之

期望。

余見如此。不識讀者閱後可具同感乎。

民國廿五年七月中山鍾秀靈識于飯蔬陋室

季序

孟子有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哉筆力之可畏也。吾摯友李子蜀宜近著『劉家的天下』。以暴露四川軍閥之惡象。書成。執以乞序於余。余披閱一過。覺雖不免涉於野史之流。然其間用筆多取于事實。則尙可喜。有時卽過事鋪設淫佚之詞。但皆事實昭然。爲爲地方人士有目共睹者。非故作糜糜之音以惑人也。吾謂軍閥之暴殄。莫過于吾川。江浙各地。當不之見。則是著其帶史筆之意味耶。余又何疑焉。

西蜀季少飄謹序

季

序

自序

講到寫本書的動因，可分下列三項：

(一)我現雖說處身在職業學校，但實際則嗜好文學，每時常喜歡看些課外讀物；刻間同學們往蘇州軍訓去了，我請假留在學校裏，每天拿着科學本子來溫習，只感到硬性和呆板，咀嚼起來多有乏味。因此爲破除這種乾燥生活計，乃不揣力量來寫這篇中篇小說。

(二)近代創作的作者。使我佩服的固然很多，但有一種把創作魑魎腐化的人，這點鐘寫○○○○約數百字，下點鐘又寫○○○○約數百字，再下點鐘又續○○數百字，每篇的重心完全抓不着，只是在那裏糊亂寫來應酬，俗語所謂『吃竹子癩篋篋』，完全是『現編』，下一分鐘要寫的，上一分鐘都沒有想到，

一概把寫小說看做用不着思維的樣子，以爲到了那時立刻可以隨筆一揮而就，但是，如果真的能夠一揮而就寫出一篇整篇文章來的話，那我們到也無話可說，可是他寫寫這篇，又寫寫那篇，整日忙過不了，報紙上到處都可見到他的名字，而仔細一看，每篇的寫法，大概都是餛飩拉成，遍身補痕，像這樣作家，實無從令人佩服！鄙人以爲寫小說應抓做整個篇中的重心，一心一力來創作一篇，此篇完後，再作第二篇，方纔心專筆健，得到完滿的收穫。最不應多寫以便掙錢，致魑魍而涉隨便；並寫法應該應用新的方法來寫，明清時候的寫法，在這二十世紀已不該復存。鄙人素欽洪深矛盾郭沫若諸先生寫作，故想在他們小說戲劇的中間，尋出一個新的方法來寫，這本書就是我大膽的嘗試，務求既不失爲小說的本來面目，又可便于排演電影及話劇。雖不敢矜爲創獲，但拋磚引玉，實是本心。

(三)『劉家的天下』這句話本是魏蜀吳三國時候人們的口頭禪，鄙人因爲目睹家鄉軍閥勢力的殘餘，弄得來民窮財盡，咨嗟遍地，到處都可以聽得到：『這是劉家的天下，我們老百姓敢做什麼？』這種極端傷心口不忍說出的怨語。因此鄙人欲趁着這時政府保障言論自由的當兒，借了這句古話，把數年來胸中的抑鬱宣布出來，聊以當故鄉的一哭！

以上是我寫本書的動因，至于寫本書的時間呢，古語云：『欲速則不達。』我在這兩個月中把牠寫就，當然不免幼稚得可笑。尙望他作者和讀者不客氣的批評和指正。

一九三六，七，于孤獨齋

劉家的天下目錄

第一回 駐紮民房講什麼人情天理 咨嗟內室祇落得忍氣吞聲

第二回 飛機投彈水手遭災 暴令逼捐老賊偷走

第三回 小家女一旦充貴婦 老頭兒忽然變富翁

第四回 逗歡心大拖皮挑 施逞術恭祝壽誕

第五回 沈眉蓀追逐校花 盧文琴逃居別墅

第六回 陞官銜沈眉蓀調任 新接任張伯英嚴刑

第七回 林姑娘媚著紅馬甲 張縣長硬戴綠龜巾

第八回 別出心裁室內鋪設裸體跳舞 事生意外郵筒投到警告書

緘

第九回 悲生樂盡漁陽鼙鼓動地來

城失兵還西宮妃嬪傷心別

第十回 盜匪猖狂中央軍將入四川

工商整頓老百姓盼諸政府

第一回 駐紮民房講什麼人情天理 咨嗟內室祇落得

忍氣吞聲

「喂，老周，快把門關起來。」

「爲什麼事？」

「聽說一會兒由瀘縣退上來的兵隊就要到了。」

「唔！」老周這時方纔明白，退了出來，來到門前，看見對門的汪三和鄰近的幾家人家也都開始在關鋪板了。

汪三的父親汪輔庭手裏拿着水煙袋站在鋪子前的階簷下，看見了老周從這邊屋子裏走出來，於是他就打着招呼道：

「周大哥，你們吃過午飯了嗎？」

「是的，剛纔吃過，你們吃過了嗎？」

「早吃過了。」

「剛纔老板從茶館子回來，我正在洗碗，聽他說：今天某部將由瀘州退上來，他叫我出來趕快把門關上，所以我就馬上出來……不知道你們怎麼早就知道呢？」

「不，我也是方纔知道的，方纔楊洪發打從這裏過，我問他，他說他是從洋碼頭回來的，說前站的一連兵隊已經到了，渡船完全叫了過去，在那裏等候以後來到的；這一連人分坐了四隻船，從白塔寺那邊渡了過來，聽說已經紮住在東街聚惠恆裴家哩。」

「今天不知一共要退到多少人？」

「傳說是一旅人，明天還要絡續的退上來，因為前方的戰事掙持不住，他

的侄兒有飛機，有兵艦，還有什麼迫擊砲，九子連響，借母懷胎，種種的新武器，你想他如何能敵得住呢？」

「喂，老周，你還沒有關門嗎？却在這兒談閒天。」張老板走了出來，口裏是這樣的說着：「你定要等到來到門前了纔關嗎？須知道，那些丘八是完全不講理的呵！」

老周答應了一聲，即進去把大門關上。

張老板一直走到了對面，笑向汪輔庭問道：「汪大哥，你剛纔在講什麼？爲甚是这样談得起勁？」

「我們剛在講小牛打老牛的故事啦。」

「唔！原來是這個。這些年頭，簡直是同戰國時候一樣，子殺父，臣伐君，那種希奇古怪的事沒有？」

「不，這並不是大逆不道，你想他——劉文輝的阿哥劉老五，這個橫行霸道的雜種，在地方上還要怎樣的暴殄？明明設了禁煙局，但是不獨不去格除，反而變成了一個莫大的漁利機關。吃戶祇準登記，不準取消；煙館只準添燈，不準減燈。中央若是派人來調查，他却暗囑煙戶們閉着舖子藏着招牌偷做賣。你想可惡不可惡？」

張老板聽到了這裏，卻插嘴道：「這都要好一點，他媽的！民國廿一年却徵到三十幾年的糧，唉！汪大哥像大糧戶這到算不得什麼，但是像我這樣三四十石租的人，却真個倒霉！一年的收入，那夠他再二再三的徵取？想賣掉又沒有受主；不繳齊馬上就要坐監牢。從前有人說：苛政猛於虎。這纔是真話哩！」

汪輔庭又搶了過來說道：「去年學院街呂家纔真冤枉，花了三四千塊錢修的洋房，因了看得到那對面公館的花園，所以硬要命他折矮了下來，像這種

人，若是沒有人收服，將來一定會飛上天。……這一吓好了，他侄兒要用飛機來把他趕跑了。依我看來，這個湘軍長到算得是大義滅親呀！」

「嗯！你別忙歡喜，這個世界，誰個是一個好狗肉的？都不過是一樣的混世魔罷了。這兒他去了，明兒他又來了，前門退虎，後門進狼，都不是一樣的麼？你別空歡喜，試再過幾年看看！」

汪輔庭點了點頭，忽然轉過頭來，好像看見了火神廟那面有許多人頭在蠕動；仔細一看，果然是那穿二尺五戴龜壳帽的已經到了。正在那火神廟前點名報數。不由的大叫了一聲：「張老板，你看你看，已經來了，我們趕快進屋子裏去，那丘八老爺是不好說話的。趕快！趕快！……我們再會吧！」一邊說着一邊急進去，把門扃了。

到這時候，張老板纔由這邊走了過來，剛要打從側邊的小門進去，却被前

面跑來的一個小兵看見了。遂向着他叫道：「喂！那個人……你跑啥子，老子又不是吃人的，等着等着，你領我進你家去看看。」

「先生。我家裏很窄確實沒有地方，請你到滇南館去罷！那裏很寬哩。」

「滇南館尹連長已經駐下了，嗯！你別多講，抵賴是無益的。我要進去看一看。」說着就搶先的進去，四面一望，望着了那道小門，用手把牠拉開，即時二重堂的房屋被他發現了。

「哼！」小丘八冷笑了一聲：「你們這樣寬大的房屋，還說窄，我們却能夠駐兩排人了。」嘴裏是這樣的謊着，走去把大門的門槓拉掉，回身再把牠打開，將手裏的旗子插進了門縫裏，竟自跑去了。

「先生……先生」張老板猶然這樣地叫着：

眼看他已經去了，無可奈何地回轉身子，嘆了一口氣。那時老周也走了出

來，吃驚的問道：「老板，你怎的把門打開了？」

「唉！」張老板又長嘆了一聲說道：「真倒霉！真倒霉！我走慢了一步，却被他雜種看見了，跟了上來。」息了一陣，又繼續的說道：「算了，算了，應該遭劫也說不來了，他媽的，總算是我運氣不好，別人不遭到，我偏遭到。」

正說到這裏，祇見外邊一簇人湧了進來，一個個雄糾糾惡狠狠地白乜的兩個人一眼，把身上的槍卸下，堆在門角裏，竟在地上打起鋪來。一會兒，那先前來插旗子的小兵跑來了，向着一個下級官長模樣的人兒問了一聲：「連長在這裏住，恐怕不便吧？」

那個官樣人兒還沒有回答他，但他在這時候一雙鬼眼睛早就在打量那對門汪輔庭開的祥生號。

「好，連長，我在對面去給你看一看來。」說着就拉了一個兵士往對面走。

那個兵士很不願意的說道：「你真糊塗！人家的門關得這樣的牢實，我看他怎肯給你開？」

「哼！不怕他不打開，不打開老子要把他的門打爛進去。」

「哈哈！你真歪圓了。」

「呀！你還要譏誚我嗎？你却不記得你那次拿着刺刀來嚇鄉下人要銅板，那不更比我要歪圓了嗎？」

「嘻嘻嘻嘻！真好的記性呵！」

早已走到了祥生號的門前，那小丘八舉起了拳頭，在門上猛烈的敲，嘴裏一面大喝道：「把門打開，把門打開，不打開老子要打爛門進來了。」

叫了一陣，裏面居然沒有一點聲息，把這個丘八老爺弄得來怒火衝天，舉起了毛腿，一兩足把門踢爛，走了進去。從一間賬房裏找到了汪輔庭，小丘八抓

住了他的頭髮，立刻就是一個耳光，口裏咕囔着說這：「你媽的，聾了耳朵，是誰把你肉聾了的？老子在外面呷了這麼久，你連答應一聲都沒有。你狗彘的，你雜種……噢！老子問你，你這裏有房間沒有？連長要住在這裏哩。」

「先……先生……確實沒有……不信你看罷！裏邊就只我們父子共住的一間寢室。」指了指旁邊站着的汪三，又指了指裏面。這時他的兒子汪三也就說道：「先生，我領你們去看吧！的確祇是鋪着一架床的小屋子。」

「一架床的房間正好，恰合連長和連長太太住。」那個同小丘八一路來的兵士搶了過去說着，回頭又向小兵說道：「你同他們善講，一天都講不清。就叫他兩父子搬了出來住在賬旁，我們去把連長的行李拿來好了。何必拿一番精神同他多囉嗦？」

「好呀！」小丘八向汪輔庭說道：「你聽見了沒有？我告訴你，被頭也不用

搬出來，就借給我們連長用用罷！」

「先生，我們晚上蓋什麼呢？」

「老子到管不到這樣多。」

說着，兩個兵老爺已經走出去了。

在這邊，張老板明明看到了這種情形，亦祇得垂頭嘆息！悶着頭回到內室，老婆看見了他這樣子，開口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垂頭喪氣？」

「唉！你看這個年頭還可以做人嗎？門不關着，固然要來駐紮，關着呢，也得打爛進去。將纔我還埋怨着我自己的命運，到現在才明白魔王的世界，要遭劫的人，却不祇我一個哩。」

「可不是麼？凡是老百姓都祇有倒霉，四川本來是他劉家的天下，這種殘餘的軍閥，若是一天不去，四川的人們終歸是無幸福之可言！還說什麼軍隊是

保護國家治安地方的？依我看來，兵卽是匪，匪就是兵；他們祇知道內戰，祇知道剝削民膏；我曾經聽得學生們在街頭演講，說什麼日本人侵略我們中國，我看他們這些鬼子，這些塞砲眼的，何嘗想保護國家，出力去抵抗外人呢？土匪教匪的猖獗，他們何嘗澈底去剿？共匪鬧了這麼幾年，還不見他們追剿的成績在那裏？四川連年的兵災水患，更加天旱，耕種無收；工商不振；民窮財盡，人民吃樹根，吃觀音土，吃僵屍，甚至換小孩而食。種種的慘象，他們並不見得憐惜？還是那樣的殘酷！唉！他們纔真是匪呀。」

「別說了，給他們聽見不是要的。」張老板還這樣的說着；於是整個的空氣裏，又沉寂了下來。

第二回 飛機投彈水手遭災 暴令逼捐老賊偷走

「張二娃，你還要出去玩嗎？一會兒還不知死神在誰個的頭上？或者就是離你這個小雜種不遠哩。」張老板在吆喝着他的兒子。

「今天有什麼事嗎？莫非就是兩邊就要在這兒開火嗎？」老婆吃驚地問着：

「他媽的，聽說狗肉劉老五捨不得丟去了這塊地方，這個地方的人民，又馴服，又聽話，錢既繳得快，捐又納得齊，就是要十萬八萬，祇消勒敕着城中的保甲，鄉下的團總，不到半個月就會繳齊。雲南辦來的鴉片，每年約有十萬箱光景，徵取又大，私囊當然足以一飽；還有蟲子，山貨，藥材……等等，每月的肥水確實不少啦。並且，這個色鬼，在地方上是沒有人惹得起的，凡是人家的女眷，或是未

曾出嫁的姑娘，若經他看上了眼，無論如何都要設法來染指一下。就是廟裏的女尼，守貞的節婦，都不能逃脫他的手腕。在最近呢，又有一個善於體貼入微的可人兒的林黛玉伴在身旁，朝歡暮樂，何等了然，他那裏捨得一概拋棄呢？所以他決心死守這個城池。」

老婆說道：「房產田地，固然是拿不着走，但是他那個林黛玉儘可以帶去呀？」

張老板答道：「敗走的軍中，那能夠帶着女人走？你不曾聽見吳三桂陳圓圓的故事嗎？」

「那麼，他這邊老弱的兵隊，竄敗的器械，別人那邊有飛機，有兵艦，他怎能夠把這城守得住？」

「可不是麼？他沿河一帶，挖了戰坑，預備死守。但是這種勉强的行徑，可不

是以卵抗石麼？說去說來，還是我們老百姓遭殃；我們無辜的要逼我們同他同歸於盡，這纔真是冤枉！」稍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城中下着了戒嚴令，不准老百姓走脫了一個；假如你要走出城的話，就要把你拿住，輕一點說你是擾亂民心，重一點即說你是對方的奸細……唉！眼見得我們老百姓死在臨頭了。聽說他侄兒的飛機今天就要來轟炸城池了！」

這時壁上的鐘鐺鐺……的敲了十下，兩夫婦正坐在那裏嘆氣，忽然一陣哄哄哄……像輪船的機械聲由遠處傳來。

「這恐怕是有輪船來了啦！」張老婆這樣地說着：

「不，恐怕是軍艦。」張老板帶着恐慌的回答：

「我們往後樓去看一看？」

「你還要看什麼？說不定就是軍艦來轟砲了。我們的房子又臨到河邊……」

……我們趕快地藏……藏」回頭不見了張二娃，兩夫婦急了，即連聲呼喚。

無知的孩子張二娃，他一些利害也不知道，他聽到了哄哄的聲音，爲着好奇心所驅使，早就跑到後樓去看了。及聽了爹媽的呼叫聲，方纔跑了下來。向他爹媽說：「爸，媽，河裏面却沒有什麼，祇是東方天際的角上，有那像崖鷹却比崖鷹大的東西在那裏飛着。」

張老板聽了不由的一驚！大聲叫道：「哎呀！不好了！湘軍長的飛機來轟城了。」說到這裏，下面的聲音却變彈抖了。「你……你……你快把……被蓋拿……拿來……鋪在樓板……板上……我……我們趕……趕快下地窖去罷。」向他的老婆說：「無知的張二娃，見了這樣情形，這時候也就嚇得來目瞪口呆。張老板抓了他就往地窖跑，老婆也跟了後來。」

這時飛機的轟鬧聲，好像就在頭頂一樣。他們下得了石級，忙把地窖門關

上，聲音到小了許多。三人六隻足一齊抖着，牙齒亦不住地打戰，忽然一聲巨響，把張老漢嚇倒了。

「哎呀！你你你怎樣的呵？」張老板大叫了一聲。

「媽……媽呀！」張二娃也哭起來。

外邊又傳來了兩巨響，連張老板也都睜不出聲了。

經過了三次比雷還響的轟炸聲後，到也鎮靜了，飛機的聲息也漸漸地遠了，張老板在這時候纔抽了一口氣過來，搖醒了他的老婆。

「呢呀！我的天！阿彌陀佛！我是活的呢，還是死的？」

「得天老爺的保佑，沒有什麼事。」

「哎呀！我又算得是再世人生了。」

「不知道誰家遭了大劫呀？想來房子都已燒成一片瓦礫，人兒已變成了

焦炭吧！」

「是喲，阿彌陀佛，我們總算是大幸了。」

「好，這時候飛機已經走了，我們上去。」

「不，牠恐怕還要來啦？」

「不得。」

「你怎能知道？你是不是菩薩。」

「管牠菩薩不菩薩，我們還沒有吃飯啦，我想：如果牠又來了，我們再下去不遲。」

「媽，我餓了。」張二娃聽着了爸提起了沒有吃飯，立刻就想起了他肚子的餓來，於是就向着媽嚷着。

「好，我們上去罷。」張老婆望了她孩子一眼，就用手來牽了他，三人仍由

石階走上。

張老板開口向老婆說道：「你先去燒飯，我且到後樓去看看來。」說着一個人走到了後樓，眼睛打向河壩裏一望，祇見一堆人好像是在看什麼似的心中不由的打量着說道：「莫非那裏炸死了人麼？我須得下去看過明白。」於是又走下樓來，那時老婆牽着牠孩子正走來叫他吃飯，他向着她說道：「你去吃吧，我要到河壩去看那炸死的人。」

「你已經餓了大半天了，還是吃一點再去罷？」

他跟着她到了食堂，糊亂的吃過了飯，很慌忙的走出門去。

來到了河壩，從人的肩頭望了過去，祇見有三個僵屍躺在地上：一個炸得來只剩半張臉，一隻眼睛，身子却仍是好好的；另外一個頭頂已經沒有了，腹部還燒了一個大窟窿；還有一個身上無數的小窟窿，一隻足却炸斷了。

「慘極！慘極！」張老板不禁的嘆了一聲。

「你說慘嗎？我覺得毫不悽慘。」旁邊一個人說：

「你的心腸未免太硬了，他們死得這樣殘酷，你還說不慘？」張老板心中似乎不服，又這樣的說了兩句。

「嗯！你未曾眼見着剛纔的情形，你那能夠知道他們是死而不足惜呢？」

那人又這樣地說着，更要使張老板莫明其妙。

「那麼？我要請教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你請聽着，待我講給你聽：剛纔飛機來的時候，我躲藏在我家的地窖裏，因為我素來膽子比較大，所以從土縫中偷向外邊看，看到了他們的情形。」說到這裏，就用手指了那三個屍首。「這三個，他們本來是劉處長……唔，我說錯了，是劉軍長……（話又回過來）軍長處長都是一樣……總之，都是他們劉家

輪船上的水手。」

「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你講了半天，我還聽不出一點頭緒。」

「你別慌，正文跟着下面就會來的。」又嚥了一口口水，繼續說道：「當那飛機執下了第一個彈來炸那三隻輪船過後，飛機朝着城東飛去，我看見了他三個從輪船上跑上岸來，形式都很慌張，似乎恐怕飛機立刻又回頭來轟炸輪船的樣子；他們看見了這個大石，都像得了寶貝似的，跑了過去；（用手指了旁邊一個大石頭）那時這石崖下正睡着兩個叫化子，他們走去把他倆趕開，自己却跑在那石崖下面躲伏着；那兩個叫化子帶着怒氣嘴裏咕噥的罵着走了一會兒，飛機果然又轉了過來，投第二個彈來炸那輪船，却落在水裏去了。」

「落在水裏，炸響了沒有呢？」另外一個人在問：

「仍是炸響了，那水花還撲起有幾丈高啦！」

「別講空話，快說快說。」張老板催促他。

「接着又拋下了第三個炸彈，那炸彈落在那邊石脊上，」指着距這大石約有二丈多遠的地方，「在這時候，他們都遭災了。」

「距離這樣遠呀，怎會炸得那樣利害？」一個人好像驚詫地問：

「你說遠嗎？連我家的屋頂上的瓦都震落下來了，我家離這裏不是約有十多丈遠嗎？」另一個人又出來把他駁回。

張老板一一都聽明白了，這纔慢慢的走回了家裏，從頭至尾告訴給老漢聽。

天漸漸地黑了下來，晚飯過後，兩夫婦又談了一陣，然後回房安寢。可是，張老板這幾天爲了這兵患，沒有停息過他一刻兒的憂愁；他那裏睡得着，翻轉身來，又翻了身過去，聽着老漢和孩子都已呼呼的睡去，自己的睡神總是請不了。

來。耳聽得壁上的時鐘，又當當的打過了十一下了。忽然門外傳來了一陣剝啄聲，接着又聽見「開門來！開門來！」的呼叫聲。仔細一聽，覺得在叫自己的門，於是翻起了身來，擦火柴把美孚燈點燃，拿在手裏，走出了房門，來到大門背後，果然是有人在叫自己的門。張老板這時就大聲的問道：「是誰呀？」祇聽外面答道：「是由處長處來的。處長因為軍餉不敷，所以要來向你們每家借一借，等到第二次徵糧後，仍舊照原數退還。」張老板聽了，心中打量着說道：「聽他的話都很文明的，想來不防事，於是就用手把門打開。口裏跟着說道：「先生們，我家確實沒有錢。」這時候十幾個兵士已走了進來，爲首的一個說：「你講你家沒有錢，我們怎能夠相信？好，你既沒有錢，且先讓我們搜搜看。」說完了把手一揮，那十幾個兵士就踴了進去，抽箱倒篋的把貴重的衣物手飾以及銅元鈔票，一掃而空。那爲首的兵士，仍一揮手又把他們帶走了。

張老板口中還在哀求着「先生，我們要吃飯呀！」

呆着眼睛看做他們拿着錢物走了，祇得仍然把門關上，回到寢室，祇見老婆正在那裏啜泣，張老板勉強上前安慰道：「事實已經到了這樣，哭有什麼用呢？」

老婆埋怨着道：「你不給他開門，他們那能夠進來？」說罷又哭。

忽然聽得隔壁有個男子的聲音說：「張大嫂，這那裏怪得着張大哥開門不開門呢？我們這邊不是不給他開門嗎？他仍然要打進來搶掠一空啦。」說話的是她的隣人王興順。

壁上的鐘「鐺」的一聲，一點過了。忽然街頭似乎是一陣排槍響，過了一會，又來了一陣放槍的響聲。張老板不由的又吃驚道：「怎麼，莫非兩軍接觸開火了嗎？」樣子很驚惶地。

「你把門關上了不曾？」老漢在問。

「關上了。」

可是在兩排槍過後，居然一無聲息，靜悄悄地只聽見時鐘的擺動聲。

「喔喔」的鷄鳴，驚醒了全城的夢寐。張老板這時候亦起身了。聽聽外面沒有什麼動靜，方纔把大門打開一看，情形却變了。連火神廟的兵隊，一個也不見了。心中十分的奇詫着！

正在門前站着揣想，朱屠戶背了一匹已捧盡毛的豬肉打從那邊過來，張老板素來就是認識的，於是就打着招呼道：「朱司戶，你去蓋印來嗎？」

朱屠戶帶笑答道：「今早上真奇極了，我去蓋印，捐稅局却一個人也沒有。」

「噫！劉老賊恐怕逃跑了吧？」

「我經過他公館的時候，看看裏面似乎也是空洞洞的。」

「這樣看來，劉老賊真個走了。」

「或者是飛機生蛋把他嚇喪了膽，所以半夜逃亡啦！」

「那麼，你的豬捐今天可以省下了。」

「嘻嘻！」

第三回 小家女一旦充貴婦 老頭兒忽然變富翁

上面所提起的一個林黛玉，到底是一個什麼樣人？她對於劉文彩的戀愛經過到底怎樣？在現在作者須交代個明白。列位讀者，且耐心地聽我道來：

原來在城東的楊柳巷裏，有一家小小的理髮店，理髮店的老闆姓林，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頭兒，他的老嫗姓熊。是同他同年的。他的家本來住在林家巷，因為生意甚是冷淡，所以搬來了楊柳巷；這裏靠近了熱鬧市場，同時，又和禁煙局、稅捐局、征收局、輪船公司很近，輪船公司裏的人和三局裏的師爺，都多半全是到他這兒來理髮的，因此生意到也不錯，一家人的伙食，勉強可以用不着慌了。祇是夫妻倆到了這麼大的歲數，膝下還沒有兒子，未免要覺得傷心！所可安慰的，幸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兒因為是頭一胎生的，所以就叫她做林大，另外

却沒有替她取什麼別的名字。自從生了林大過後，還不曾再生過，因此兩夫妻把她愛如珍寶。今年她是二十三歲了，兩夫妻因爲不忍離開她，所以到現在還不曾字人；兩夫妻總是想：她的女兒最好一生不離開他們，能夠伴他們到死，死後好替他倆披麻執杖，送他倆還山。故近年來雖然有許多媒人來與她作伐，老夫婦總是沒有答應。而她呢，她亦不願意嫁給這些人們，她腦海裏全充着偉大的幻想；對於這一些媒人說的：什麼做雜貨灘的呵，補碗的呵，木匠呵，茶房呵……她聽了無不加以冷笑和鄙薄！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她總是抱着了這種驕矜，去希望他未來的命運。果然，天從人願，她這偉大的希冀，在第二年——民國十九年的夏天實現了：

記得是天氣很炎熱的一天吧，禁煙局的陳師爺——他是劉處長的一個

親戚，也就是他的心腹。——來到了林老頭兒的理髮店理髮，林老頭兒趕緊迎了上來；又等到陳師爺坐下，立刻就到上一杯茶來，又遞過煙袋，口裏却說道：「陳師爺，今天辦公辛苦了，天氣很熱啦！」

「可不是麼？今天的天氣真熱。你們吃過了飯不會？」

「還沒有哩，裏邊飯還不會燒好。」

「爸，你菜還不曾買麼？飯快要燒好了。」在二進門邊站着一個二十許光景的姑娘，在那裏問了林頭兒一聲。

「等一息，我把陳師爺的圍巾圍好，就去買來。」林老頭兒答應着。

陳師爺回頭一看，看她站在那裏，雖然是穿着粗布衣服，可是那似笑非笑的媚態，很足以打動中心！仔細一看，臉盤兒到也生得俊俏，身材到也不高不矮，腰幹兒很是苗條，肌膚兒白中微紫，不由的就牙癢癢起來！

林大見着有人在看她，就轉身向裏面走去了。

陳師爺問着林老頭兒道：「那個是你的女兒麼？」

「是的。」

「到也生的好呀，許了人家沒有？」

「陳師爺，醜得很，還不曾字人。」

「你有了這樣的一個美女兒，將來不難找到一個官女媚，你那時可不當一個老太爺麼？」

「恐怕沒有這樣的福氣吧。」

林老頭兒把布巾替陳師爺圍好了，出去不一會就把菜買了回來，交進了廚房，然後又來替陳師爺理髮。

髮理好了，陳師爺走回了禁煙局，自言自語說道：「那妮子的臉兒實在生

得討人愛，若是我要想得她，固然是一件很寄易的事，可說是探囊取物，手到擒拿，可是我那家裏的那個母老虎，比天王還要惡，我想什麼法子來瞞着她呢？」

回頭再一想，又自言自語的說：「瞞她怎能瞞得到底呢？若是一天被她識破，那可不是要的。嗯，老陳，你別起這種念頭吧！」

「那麼，這樣的一個可人兒，可不可惜了麼？」

「唉！你真是呆瓜！明明有一條大道擺放在你的面前，你不走，却待幹嗎？」

「好呀！真個的好呀！若是把這個美人兒介紹給了老劉，那怕他不心滿意足；那時我趁着了機會，向他要求給我一個多弄洋鈔的位職，他一定肯答應。」

這樣的想定了，就走向劉公館來。

這時劉處長正同着沈縣長、周電報局長、謝旅長，在一間鋪設很精緻的房間，又麻雀，陳師爺因為同劉處長是親戚，故祇打了一個招呼，就在旁邊坐了下

來。

四圈牌又過了，陳師爺向劉老五說道：「有一點事要向你說說，我們到裏邊房裏去罷。」

劉老五向客人說了一聲：「對不住，我到裏面去去就來。」

「別客氣。」

於是劉老五跟着陳師爺進去。

「什麼？你快說罷。」劉老五開始問：

「不是別的，今天我給你物色了一個傾國傾城的安琪兒……」

「唔！我到以為是什麼很重要的事，原來祇是這個……」

「噓！老劉，你講不重要嗎？哼！你別裝正經，你我大家都是知道的呀。」

「你這色迷！」

「你別罵我，這個人兒恐怕你見了也一定要魂飛天外哩？」

「任你說上天，我總不信。」

「我實告訴你，那妮子實在太令人可愛了，我就是想着自己沒有那樣福分，怕勉強的享了這種過分的艷福，要損了祖宗三代的德；至於你呢，你乃是一方之主，川南之王，是可以享受的。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你。可是，你將如何的酬謝我呢？」

「哼！你是好人！如果真是美的話，你有來讓給我麼？我想：都不過是你選剩下來罷了。」

「真的美呀，那個王八纔說白。」

「那麼，既然有這樣美的人，你都肯讓給別人，嗯，說不定是因為怕一個人吧？」

呢？」

「噓，你纔不是好人呀，別人家爲你好，你却要來開玩笑。」

「告罪告罪，你先把給我像片看看？」

「那有這樣方便的像片，你要看她，到很容易；可是，你將拿什麼來謝謝我

「穿的嗎？住的嗎？吃的嗎？任隨你選定。」

「祇要你給我一個不得餓飯的位置就好了。」

「你現在那裏是在餓飯呢？」笑了一笑，「嘻嘻，我也知道，你明明想一個

可以多拿得一點錢的……」

「真不愧，真不愧你是一個王子，你能夠知人之隱。但是你將給我一個……」

……

「好，征收局長，縣官，隨你要罷。」

「祇憑嘴講，那行準用？」

「一既是已經允許了你，我又不是小孩……你不相信，你就去吧，我也不願意要什麼美人兒了。」劉老五本來是最性急的。

陳師爺忙陪笑道：「那裏不相信呢，我不過談笑話罷了，你怎的就氣急了起來……我告訴你，那妮子不是別的，就是你素常叫來修鬚的那個林老頭兒的女兒，如果你真的急於要看的話，明天我去告知她，叫他帶來你看好了。」

「好。」

於是二人又走了出來。

到了第二天十二點鐘的時候，果然林老頭兒把她帶了來，那時劉老五剛纔從床上起身，兩父女隨了陳師爺到了處長的寢室去拜謁，陳師爺即刻已退了出去，劉老五一看，果然生得嫵媚，不禁淫心大起，遂把林老頭兒遣出，把她抱

在懷中，叫了一聲「我的乖乖，」把嘴向着雪白的臉兒上亂吻，即時又伸手去扯她的褲子，林大這時雖然有些羞澀，但她想了一想，畢竟被虛榮心戰勝了一切，就亦順水推船，成就了那個勾當。

劉老五自從經過這次從來都及不到的真個消魂以後，把大二三太太都即時拋在腦後去了，至此以後，林大就趁機盡量施展了她的媚力去灌劉老五的迷魂湯，所以很迅速地在一個不久的時間，已成功了她的正式太太的幻想；這時，陳師爺也就得着一個某縣的征收局長欣喜地去了。

林老頭兒自從他女兒嫁給了劉處長做太太後，生意也就沒有做了，劉處長隨時派人送了銀子來，以供給他家的用費，吃的穿的，不必自己去說一聲，劉公館自然會送來。既然有了這許多好處，因此，街隣的人到了這時，也都你一個我一個的跑來恭維他，左邊一個在叫老太爺，右旁一個也在叫老太爺，前面後

面都有人在叫老太爺，他簡直是弄得來像在山陰道上的應接不暇。最奇怪的，那個曾經逼他賬要他把女兒嫁他的無賴毛洪濤，這時見了他也都只有恭敬了。

第四回 逗歡心大拖皮挑

施逞術恭祝壽誕

在一個晚上，劉處長擁了林大睡着，但他似乎別有心事，儘管在糊思亂想，眼睜睜不能夠睡去，林大見了這種情形，她也很明白，要想逗他的歡心，所以就打定主意，開口問道：「處長，你儘管在想什麼，怎麼還沒有睡着？」

「沒有什麼。」

「嗯，你別騙我，準定因為見了今午來會我的那個女人，所以睡不着呀。」

「瞎講，你據什麼理由硬來斷定我呢？」

「我看你當時很注意她。」

「唉，乖乖，你別要錯吃了醋，我自從得了你，已經是心滿意足，那裏能夠再愛別人？」

「處長，你儘管放心，我素來就是不贊成女人的嫉妒心的。我認爲女人的吃醋，是她知識的幼稚，是她眼光的狹小，故而把男人看着自己唯一的私有品。我却不願意效法她們，我却不願意做這種思想不發達的卑陋舉動，你放心吧，你儘管告訴我，我很願意把她介紹給你。」

「哈哈哈哈哈，乖乖，你真個討人愛呀！」

於是就擁了她翻身而睡。正是：

玉成好事惟卿力 今夜先行表謝忱

到了第二天，林大果然打發人去請那個女人，說是：「她今天不曾出街，因爲在家裏閒着沒事，所以就來約她去她家又麻雀消遣，無論她是有什麼忙事，都要請她丟下功夫去公館一趟。」

勤務果然記着話請去了。

那女人是誰呢？就是昨天來會她的一個女友，她姓王，名叫菱弟，是林家的隣近，所以她同林大往來很熟；她的丈夫姓刁，是個開烟館的老闆，他每天早上天剛亮就要跑去煙館理生意，晚上要在一鐘以後方得回來，因此使她在家裏感到非常的孤獨。本來，她素常爲人就是最風騷的，在家當閨女的時候，風聲就有點不好，及到嫁了刁承祖以後，遭到她丈夫這樣的冷淡，當然要時刻暗地裏稱恨。後來，看到了她的隣近林大嫁了劉處長，每天吃的是珍饈，衣的是錦繡，家裏住着就又麻雀消遣，出去看電影川戲，又是輝煌的私包車代步；並且，劉處長又是這樣的愛她，替她修了新公館，築了廣大的花園，卿卿我我，何等快樂，這使他看了那得不萬分羨慕呢。所以，她對於她的那個窮鬼的丈夫，更加要不滿了。

她既然是羨慕着虛榮，故她要想切實地去連絡處長太太——林大，雖然她是不敢作其他的妄想，但若得到了同富貴人家來往，也是一種面子上的光

榮，也可以稍安靜了枯燥的內心。所以她就時常的來會她的女友——林大，出乎意料的，當昨天又來劉公館的時候，却被劉老五看上眼了。

這時，既是處長太太派人來請她，她那有不去的道理，於是，用鎖鎖了房門，走到劉公館來。

林太太正向她的兩個心腹戴太太葉太太倆說知了她的用意後，在那裏談閒天，聽說王菱弟已來到，立刻三人迎了上去，讓她進了房門，煙茶已畢，稍頃，即叫人把麻雀牌拿了出來，各人定了方向後，坐下來又頭四圈，王菱弟完全是贏錢，但又後四圈的時候，她却漸只地把錢輸光了，心中正在着急，要想向林太太借，忽然老媽子上來向林說道：「太太，酒飯可要拿來了嗎？」

「好，我的肚子正有點餓了，我們吃後再又罷」林太太向衆人說了一聲，即命老媽子將碟了先拿了過來，老媽子替各人把酒樽上後，林太太却命她退

下去了。回頭向三人說道：

「我們今天既是沒有生客，我們大家儘管開懷暢飲。」

「不錯，大家應該盡個性纔好。」葉太太答着：

「誰不盡量，就非要灌她不可。」戴太太亦挺身的說：

於是三人輪流的勸王菱弟的酒，你一杯，我一杯，她實在推辭不脫，因此就把她灌得有十二分的醉意了。葉戴二人乃先起身來道：「我倆要到後邊去去，王太太，你稍坐一息罷。」

「你們請便罷，不必客氣。」

兩人點了點頭出去了。

林大又勸了王菱弟兩杯酒，有一頓飯光景，葉戴兩人尙不見得到來，林大假做着等得不奈煩的樣子，說道：「這倆個鬼東西，一去就不見得轉來，莫非是

痾弔筋屎麼，待我往後邊看看，假如是逃席，我定不會饒她們，非把她倆抓進來，一個罰她十杯酒不可；你請稍坐，我立刻就來。」說着也就出門去了。

果然沒有一會兒，房門開了，但走進來的，却不是林大，亦不是葉戴，乃是一個四十開外的男人。王菱弟認得是劉處長，但她在這時仍不知道這是她們弄的圈套，以爲劉處長走了進來，或者因爲曉得她們四人在房裏吃酒，故來看看，打個招呼，或者要進來對林太太說什麼話，因此，她絲毫不疑惑，站了起來笑着說道：「處長沒有出街嗎？今天我又厚臉在這兒道謝啦。」

劉處長嘻皮笑臉的走了進來，也沒有回答她什麼話，順手把房門關上，挨了上來。

她見了這樣情形，方纔知道有點異樣，劉老五一步一步的逼上，她一步一步的向房邊退去，最後沒有地方可退了，劉老五就上前一把把她抱着，她慌急

了，恐怕林太太走了進來碰着不好，要待睚出來。但是她這時又回想一想：

「今天劉處長公然竟敢走進來這樣，說不定已經得到了林太太的同意，不然他決沒有這樣大膽的；並且，剛纔她們出去的情形，似乎也就是出於她本人的主意，那麼，我還怕什麼。劉處長既有錢，又有勢，總比我那窮鬼好千萬倍；管他媽的。得取樂時須取樂，有樂不享是癡人，這是機會來找我，却不是我去遷就的。」她想定了，也就不十分的去擺脫，劉處長把她抱着就往牀上走，稍時，竟幹起那個話兒來。

事畢，暗地裏給了她許多鈔票，又談了許多私心話，方纔下床來，劉處長說道：「怕她們快要進來了？」王菱弟羞答答的對他道：「就是你幹的好事！叫我等一會兒見了她們怎樣過意哪？」

「這有什麼過意不去，她們還不是同我這樣嗎？」

「怪羞人的，我却沒有你那樣厚臉。」

「那麼，你裝着像我不曾進來過好了。」

「瞎講，她們又不是不知道的呀？你叫我怎樣的裝？……你叫我將怎樣過去？」撒嬌的把手臂一連撞他的身子。

「她們決不會難爲你的，你儘管放心。」

「嗯……人家縱然不爲難，難道自己……」

「我的……你別怕，你儘膽大些。」

「嗯，膽大，怪羞人的。」

「好，我出去了。」

「你……你……你……」但是他已經出去了。

一會兒，房門又開了，林太太拉着戴葉二人走了進來，臉上却裝着沒有什

麼事的樣子，祇向王菱弟說道：「你待久了，這兩個鬼東西逃席，跑在花園裏去藏着，害我東找也找不到，西找也找不到，好不容易現刻把她倆尋着了，現在我們非罰她倆的酒不可。」

王菱弟明知是替她敷衍的話，心裏委實的感激她，於是也就順着說道：「罰是非罰她不可的，但她倆說已經吃得多了，祇罰她倆三杯罷。」

「未免太寬待了她倆？」

「怪可憐的樣兒，且饒了她們。」

「這話纔不錯哪，王太太，我們真感激你，福分是修正你身上。將來上大一

定會給你一個很肥胖的小寶貝。」葉太太帶了玩笑的調兒說：

王菱弟不禁臉上有點微紅，林太太趕急又敷衍道：「別說酒話了，我們用飯罷。」

於是大家就撤開酒杯，一齊用飯。

飯剛畢，勤務兵帶着沈縣長處派來的外差進來見林太太，並手裏拿着許多禮物，那外差趨進請安後，將沈縣長派他特地送禮物來爲劉處長祝壽的意思說了一遍，林太太看看禮物，都是一些綾羅綢緞，還有金牌銀盾之類，大底全是值錢的東西，心想裏：處長這次又不是滿十，他却送了這樣厚的禮物來，到也難得，也不枉處長以前的栽培他一番。於是就說道：「呵！我到忘記了這回事了，到是縣長的記憶好；可是，他這樣大的厚情，我們怎敢當呢？」回頭向着勤務說：「你去拿兩圓錢償給他做酒錢罷。」又向打發來的人道：「你回去替我多多的道謝縣長及縣長太太，說到那天請他倆早些過來要。」

「是……謝謝……太太」外差連聲喏喏的退出去了。

時間不住地過去，幾天的光陰已經飛逝，這日正是劉處長壽辰的一日：

整個的劉公館，鋪設得真個富麗輝煌；地上全是軟氈，上下大客廳掛滿了壽聯，正廳上懸着彩線織的八仙九幅，還有用全龍大洋載成的一個大壽字，色珠扎成的松鶴遐齡，堂中案上除列着三星帽筒、八音鍾、金牌銀盾，案旁有一架嶄新的鋼琴，堂中地上有一大紅氈。

一點鍾過了，客人漸漸的來到，劉處長派了三十餘人作招待員，處長太太也就是招待員的一個，頃刻間私包車堆滿了門前的街頭，招待員簡直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百多名廚房茶司，也就手忙足亂，預備點心。

一會兒，開始行禮了，各來賓齊集堂下，宣禮人站在禮桌旁，堂中鋼琴處坐着一位摩登的女郎，女郎的背後，又立着二十餘個少女。

宣禮人大呼一聲「奏樂」，那女郎就弄着纖纖的玉手，叮叮之聲繼續傳出，二十幾名少女按着節拍一齊合唱上去，真個是新鶯出谷，聽者神移。歌云：

川南王，川南王，吃的是珍饈，衣的在錦裳，嬌妻艷妾擁身旁；樂無疆，福無疆，那得東方朔，尋來長生方，劉家天下比天長。

樂止，請來賓致祝詞，衆人公推沈眉蓀縣長作代表，上堂演說道：

「劉處長總攬川南之政，更兼禁煙之職，年來爲地方督剿土匪，使我們大衆安寧；禁割煙民，爲復興民族作基礎，於家於國，可謂辛苦備嘗，功勞偉大，我們爲酬答這種勞績起見，我們應當恭祝：

劉處長功業不朽，福壽無疆。」

繼劉處長致答詞：

「今天承諸君謬加誇飾，實不敢當，小小成就，亦多賴諸君相助之力；文彩自維才低力薄，爲地方盡力實少。此後祇有竭盡綿薄，囑舍弟將軍事完全統一，並將官膏歸余一人辦理，庶不使軍餉不敷，剿匪艱難，致擾民也。至於小小生日，

亦叨諸君厚意相祝，我實不勝愧感之至。」

禮畢，樂聲又起：

劉家兄弟齊做官。獨幸老五掌川南。鴉片稅收真肥美。每月收入須計萬。城中紳縉多馴服。隨時不敢忤上官。鄉下團總尤孝敬。每季催糧先繳款。此地真個比天堂。金庫銀倉時飽滿。

第五回

沈眉蓀追逐校花

盧文琴逃居別墅

沈縣長本來聽說劉處長近年得了一個善於交際又無酸性龐兒又極漂亮的人兒，可是從來不曾見到過；自從那天往劉公館祝壽，果然見到了她，看她對於招呼應酬極其靈活，並且風韻天然，性情慷慨，回想他自己胖得像母猪般的縣長太太，不由的不自己生氣而羨慕別人。從此他就發誓非要找一個比林還要漂亮還要活潑還要慷慨還要比她善於交際的人兒不可。除託了別人代為物色外，自己也時常留心着：

一天，往女子中學去講演，這講演的動因，是因為全城學生抗日運動而起的；他們和她們自從聽了萬寶山的慘案，和日人一天一天侵佔東三省的消息，心中一個個憤懣填膺；眼見得政府又一步一步的退讓，顯然和有意親日一樣。

所以他們是忍不住了，齊集了全城的學生，在街頭痛哭的演講，欲取得社會的同情，喚起民衆，督促中央，一致抗日。

沈縣長欲維持地方治安計，不得不出來阻止，所以他去各學校輪流的講演。今天之特來女中，也就爲此；但他壹部分也就是趁着這個機會來追求他的目的。

他上得了講演台後，四下瞭望了一遍，看見那角落裏坐着一個別饒秀麗的妙齡女郎，心中說不出的十二分歡喜。他想要知道她的姓名，但是又不好問人，祇好想了一個妙計，回頭向校長問道：

「貴校一共有多少人？」

「中學部一百一十二名，高小初小一共二百二十七名。」

「我看今天的學生人數似乎不齊，缺席者看來是很有許多，請你把點名

冊給我，我要來親自點一下。」

校長不好推却，也只好把點名冊遞給他，他一個一個的點，跟着應聲把視線移了上去，及到他看到了這個應聲正是他心目中的那個女郎，於是他就注意這點名冊上的「盧文琴」三字，緊緊的把他記下。以下的名字，也就隨便的點過去了。於是就開始他的演講說：

「這幾天你們掀起的抗日運動，依我看來，這簡直是一種盲動。試看看果有益於實際嗎？雖是說讀書不忘救國，但救國亦須依據事實來處理，並不是憑一時熱血的衝動可以做到的。須知道：盲動是最危險不過，一舉可以興邦，一舉也可以喪邦；一旦措施失當，則國家覆亡，民族俱隳，自所難料。你們能夠負得起這樣的責任嗎？你們儘管罵政府的退讓，那裏會知道事實不是這樣的簡單，政府自有他「余心固不求人諒也。」的說不出來的苦衷在哩？我們若是平心靜

氣地講：中央的處理，可說是完全奠基於民族生存之上；以全民族生存之所系，不得不慎重行之。所以我們不應該錯認了政府是有意親日。個人以爲此後你們儘管安心讀書，我想政府一定不會喪失人格來辜負了國家和民族的。」

講畢，校長招呼往客廳用過了茶點，然後告辭了起身，坐包車到縣內。

回縣後，腦海裏終是放不開那個盧文琴的影子，於是就對身邊的心腹說知，叫他出去打聽打聽到底這女學生是誰人的女兒？

下人的手段，終竟是狡猾靈通的，果然不到三天已經探得明白了。他就一五一十的報告給縣長聽：

「盧文琴的父親叫著盧誠一，是一個滿清時候的秀才，可是他的腦筋却比一般迂儒要新，家住在南門新建街，他家是世代的書香，膝下有二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文亭，現在成都四川大學，次子文湘，現住成都建國中學，祇有這

女兒初中還來曾卒業，所以未送上省，她今年是十七歲了，還未曾字人哩。」

沈眉蓀聽了好不歡喜，心裏暗地一想：「我這樣的一個堂堂父母官，假如託人去說的話，難道她父親還不肯答應嗎？哈哈哈哈哈：我想：這一定有十二分的把握的。」……雖然那個肥母猪將來一定會吃酸，但是我儘管不理她，她是把我沒有什麼辦法的，假如她硬要和我糾纏的話，那麼，我率性把她拋掉，現在這個時代，離婚是本不足奇的……哈哈哈哈哈：「他不禁瘋狂起來了。」

到了第二天，他就去拜託了孫文書科長替他說項，因為他知道他是盧家的親戚。

孫文書科長來到了盧家，盧誠一招呼進了客堂，寒暄已畢，孫乃開口說道：「表兄的福氣真好，文亭侄現在大學快要畢業了，文湘侄高中已經住了第三期了，姪女文琴呢，聽說初中快要畢業了嗎？」

「唉，講什麼福氣？都不過多拖累罷了。文琴呢，這期在女中已是第五期了，明年又須得送她上省讀書，她三個每年的學費着實不少哪。」

「那有什麼關係呢，將來一個個在社會上找到了事業，到那時還怕不成千累萬的掙回來麼？說句笑話，將來祇有變本加利的。」

「他三個那有這樣的出息？唉，處在現代這個社會裏，談到了找事業那真難說，我的初意也並不是希望他們做官發財，不過使她們多少得點新知識，將來不至殘賊人們就好了。」

孫文書科長稍緘默了一刻，即問道：

「哈，表兄，我要問你壹句話，到底姪女……可否已經許了人家？」

「講到他們三個的婚姻，我完全是不管的。」

「表兄，兒女的婚姻大事，不能說不管啦，現在我到與姪女想着一個門當

戶對的親事，不知你可能贊成麼？不是別的，就是現任地方的沈縣長……」

「你不用說了，她的婚事我是由她自己的，你要說，你去向她說罷。」盧誠一聽了是沈縣長，心中不禁的冷笑了一聲：

「沈縣長……好東西……好個色鬼，好個奸狡媚上的王八！哼！我的女兒能夠嫁這樣人嗎……」回頭又一想：「這些年頭到是不罵人的好，我又何苦得罪他來生仇恨呢？」因此他就用了婉言來謝却他，明明知道他是不可能直接去向她說的。

孫文書科長遭到了這種無味，於是就告辭走了。

盧誠一見他悶着走出，心裏不禁好笑，一會兒，他女兒文琴從學校回來了，於是他就向她告知了剛纔的情形，盧文琴不禁冷笑一笑道：「哼！休想，我要嫁他這隻媚上盧民的狗奴才！」

「文琴，我想他沒有如願，一定不肯甘休的，你以後務要當心一點兒。」

「爸爸，你儘管放心，就是他要來直接向我糾纏，我一概拒絕他好了，要不然，就給他不頓臭罵。」

「那不是這麼說，我們是他管理之下哪。」

「唉，爸爸，現在這個時代，誰怕誰？」

「話雖是這樣說，但事實上則否，你想：他如果丟了幾次臉，他不想法子來害我們麼？」

「那麼，爸爸，假如是以後有別的事件發生的話，那我跑到鄉下二叔處住着好了，等到將來學校給我辦好轉學證，我就上省去。」

「好。」

父女二人也就用飯去了。

這邊沈眉蓀得到了孫文成科長的回話，果然就另想方法來向她進攻，有一天，他寫了一封信與公安局長，說女中盧文琴是共產黨，希即拿辦等語。公安局長得到了縣長的告發，當然認為很真確，於是就派了十餘人往女中去搜捕。警兵向學監要他交出她，可是學監素來就知道盧文琴是個好學生，不願意使她無辜的去過牢獄生活，所以就推說她這兩天都沒有來校，警兵那裏肯信，要待搜索，可是又不認識她，沒法子，祇好把學監押去了。

盧文琴這時剛下課在朋友的寢室裏，聽到了這樣從天而降的消息，心裏到吃了一驚，要想跑回家，又恐怕警兵到她家裏去搜捕，所以就託她朋友以後去通知她的父親，以好免他掛念，自己却溜出了學校，坐人力車到鄉下她二叔的別墅。

跨進了竹門，沿曲徑進去，恰到了她堂妹文霞書房的背後，只聽得裏面有

彈風琴的聲音，傾耳注聽，是她堂妹的聲音在唱着道：

「她們的眼睛真高！」

蓬頭垢面的，粗衫布服的，她們連正眼都不瞧；

整個兒心坎裏，只有那：

西裝青年，摩登闊少。」

× × × ×

「她們的眼睛真高！」

除掉了金錢，除掉了勢力，都不屑和她們相交；

整個兒心坎裏，只有那：

軍政老爺，縉紳巨老。」

× × × ×

「她們的眼睛何嘗高？」

要知道：不修邊幅的人，乃是着力於自身的出路，國家的前程，大眾的幸福，人類的將來，輾轉奔忙，弄得來形容枯槁；

那有心情，

裝點衣袍。」

× × × ×

「她們的眼睛何嘗高？」

要知道：爲金錢出賣了肉體，爲勢力犧牲了靈魂，卑陋的行爲，既可憐，又復可笑；

是墮落的深淵，

何嘗是正確的目標。」

她聽了不禁點首，裏面又繼續首一傳來：

「春水泛桃花，

祇見一片片的殘紅，撲簌地由枝頭落下！

這塊兒我疑是馬嵬坡頭，

永別也，血淚兒一顆顆灑向君王家。」

× × × ×

「春水泛桃花，

夏姨硬逼了姑娘出嫁！

杜鵑兒一聲聲報道「歸去也，」

管什麼薰蕕雜投，彩鳳隨鴉。」

× × × ×

「春水泛桃花，

輕薄兒載着麗人歸去也！

軟綿綿甜絲絲的幽情，

永留在枝頭懸掛。」

她聽得入神了，不禁叫了一聲：「好極了。」

「誰呀？」裏邊在問：

她跑了進去，說道：「是我」

「呵！是琴姐呵！我真想不到此刻你會來呀？」

文琴告訴了她今天的事情，繼又問道：

「霞妹，你剛纔彈的曲子，是誰作的？」

「是我自己作的，前一首是對於現代的一些女子對症下藥的，這曲名叫

著「她們的眼睛，」我以為她們的眼睛，多半和棗梅仁一樣，完全沒有一點認識，她們求對方的目標，並不在性情的相恰，學識的相等，而在什麼金錢呵勢力呵服裝呵種種上面着手，以至爲這種種犧牲了整個的魂靈，整個的身體，到結果不特知己是找不到，終身却做了男人們賞玩的花瓶。我作這曲子，並不是過分的譏誚她們，乃是可憐她們，想提醒她們。第二個呢，曲名叫著「春水泛桃花」，是把桃花比做一個女子，把春水比做一個輕薄兒，把桃花遭到了夏天的權威硬逼牠離開了牠的樹枝，跟着春水流去，比做一個麗人爲舊家庭的逼迫含淚拋棄一切嫁給輕薄兒以去。我編這個曲子，雖屬完全想像，但我想世間這樣的事實，一定很多啦。」

「可不是麼？霞妹，你的思想真進步得快。」

「琴姐，我們總算僥倖的生在自由的家庭裏，不至遭受了意外的痛苦，但

是，現在出賣肉體和靈魂的女性實在太可憐哪！我很希望你能夠和我一塊兒合作，盡我們終生的力量去拯救她們。」

第六回 陞官銜沈眉蓀調任 新接任張伯英嚴刑

壹月後：

城中文琴的爸爸派人來說信了，姊妹倆趕緊由屋子裏出來問來人道：「現在情形怎樣哪？」

「嘻！小姐，現在好了。」

「到底怎樣哪？」

「老沈陞了官已經調走了。」

「唔！老爺好麼？」

「那天老爺聽到來捉你的消息，心裏非常着急，後來得到了小姐的同學的通知，方纔放心；不料那天的下午，忽然公安局派了幾個警兵來，無論如何要

叫老爺交出小姐來，老爺說不知道小姐的去處，那些警兵就把老爺押去了。」

「怎末！老爺捉去了嗎？」盧文琴吃驚地問：

「是的，老爺是被捕去了；可是，小姐，你別耽心，早已經老爺的朋友保出來了，並且，連你學校裏的那個學監也都平安回校哪。」……「說來真是可恨，像沈眉蓀這樣的人，不特官位落不掉，而且還要繼續的上升，不知天是長的是什麼眼睛？當他走的那天，街上真的熱鬧，替他送行的有：劉處長身邊的祕書長，謝旅長，張團長，周電報局長，呂徵收局長，前排一個個都是很大塊的人兒，繼之有手槍連護送，再次就是軍樂隊，再其次就是團練各大隊長，再其次就是鄉紳團總，以後的都是一些看熱鬧的人，一行人如一蛇般的到了洋碼頭，手槍隊布了開，不許普通人靠近一步，軍樂隊也就吹奏起來，那些團總呢，買了許多火炮遠遠的在岸上爆，團長局長等人親自送他上船，十幾個護衛也都跟了上去，一會兒，

團長局長上岸來了，輪船即慢慢的開動，向着岷江的上游駛去，這時，一切方停止了下來，人們也就漸漸地散開，那團總們一路還在商量與他立德政碑的事哩。

「你先回去罷，我就立刻回來看着老爺。」

「是。」

「咦！琴姐，這個時代趨炎赴勢的人真多呵。」

「可不是麼？這些沒有人格的東西，幸好自己祇當了一個團總，不然，假如是在中央任了一官半職兒，可不要脅肩諂笑去媚洋鬼子麼？」

「嗯，琴姐，你別輕視此輩！雖然他是無力賣國，但那種愚弄欺詐鄉下的農民的手段可不夠惡辣嗎？」

「你們兩姊妹還在這兒談嗎？裏邊吃飯了，唔，文琴，剛纔你家來的人呢？已

經曉得快要吃飯的時候了，幹麼讓他走了？」文琴的媽向裏邊走了出來。

「他多半是吃過了來的。」文琴說：

「文霞還不是嗎，這樣大了，還一點事都不管。」

「媽，你罵我不管事嗎？像那次，媽怎末說我多嘴哩？」

「哎，事情不同哪，你伯媽家雖然不是外人，但派來的人如果沒有吃飯，豈不要餓着肚子跑回城麼？」

「嗯，媽，像前次我又何嘗是多嘴……」

「別講了，我到沒有這樣好的精神來同你講，你倆去吃飯罷。」

「二嬸，我打算吃了飯要回去。」

「你忙什麼？難道你在這裏你爸爸不放心嗎？噢，好孩子，只要你在這裏要得慣，那你儘管在這裏好了，你想：如果你走了，你霞妹多麼的寂寞呀。好孩子，你

就在這兒罷，明天我派人去給我爸爸說知。」

「不，二嬸，二嬸這裏又不是外人的地方，用不做說什麼要不慣的話，琴妹又和我這樣好，難道我有不肯在這兒的麼？可是，二嬸，爸爸這麼大的年紀了，大哥二哥都不在家，誰個服侍他呢？雖然說家裏是有用人，但究竟是差得多啦。並且，二嬸，你是知道的，我現刻還在學校裏唸書，因為出了這亂子，已經耽擱了一個多月了，我還須去學校補課，否則這學期的成績就要白丟了。」

「那麼，你放了假一定要過來要？」

「當然。」

飯後，文琴盥洗已畢，聽得門外人力車已叫好，於是就告辭了二嬸和堂妹，上車而行，一路冰風凜冽，寒透骨際，不禁觸景情生，成詩一首：

苛政猛於冬 冬來人凜冽 殘花撲地飛 亂草臨風泣

落木多悽愁 秋蟲早靜寂 氣寒得加衣 政虐安可卽

一霎時，早到了自己的門前，開門進去，見爸爸正坐在那裏燃雪茄，她叫了一聲：「爸爸，我回來了。」

盧誠一擡頭一看，說道：「孩子，你回來了嗎？那天你爸爸真替你耽心呵！」

「是呀，我連想回來却又不敢回來。」

「孩子，我告訴你，這一吓你可以安心讀書了，沈眉蓀已經調走了。」

「是，爸爸，我已經知道。」

「好孩子，我們這地方這些年頭遭到了這般豺狼虎豹，大剝地皮，逢迎上司，多多的孝敬，就得穩穩當當的升官，人民叫苦連天，衣食無着，他們一點也不管；有時還說這地方是天堂是寶庫哩……就如這次沈眉蓀，不是又弄了大堆錢走了麼。那裏會知道把鄉下人弄得沒有吃，整天的餓着肚子呢？唉！我只望上

天見得這幾年這地方的百姓受苦已經是儘夠了，慈悲的可憐一下兒，第二次派了一個較好的縣長來，以免老百姓們永久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就好了。」

「爸爸，你聽着繼續的縣長是誰人麼？」

「名字到知道，可是他爲人我可不曉得，他叫張伯英。」

「這些年頭，那找得出一個好人？我想，也不過以暴易暴。」

「那到難料？不過，我們總不希望仍是那樣……」

日：有話長，無話短，不覺已是民國廿年正月一日，此日正是張伯英接任的一

全城鼓樂喧天，炮聲振耳，春敵壩裏人頭擠擠，好像無數的黑螞蟻在那裏蠕動。壩中央放着一隻紙紮成的耕牛，紅頭，黃身，白足，黑尾，在旁站一個紙紮童子，頭梳雙髻，緋髮覆額際，着黑衣，白褲，芒鞋，一手執柳枝，一手牽牛鼻繩，半側身

而立。許多春官，身著青衣紅邊衣服，頭上戴着全黑紙紮烏紗帽，手中持着儀杖，站在周圍等候着。一會兒，人聲忽然嘈雜起來，從那邊來了一乘綠色輕紗大轎，轎夫風馳電掣般的抬了過來，人們立刻散開一條路，讓轎子走進壩中，轎裏坐着一個紅頂帽兒，身穿禮服中等身材，團團臉龐的縣長，從轎裏趨下，身子站立西方，面朝着東方，恭恭敬敬向耕牛一揖，嘴裏又不知咕噥的說些什麼，仍然上轎，那些春官走上去包圍了轎前，競說春詞，縣官賞了他們的錢，方纔走了，這是地方上名叫「說春」的土俗。

這時，張老板同汪輔庭也站在人叢中觀看，張老板向汪輔庭說道：「看這縣長的模樣，到是和鬻可親的。」

「哼！面善心惡的人很多哩。」

「我們總願得不至於這樣纔好啦。」

「那當然。」

看看那乘轎子已經飛也似的走的遠了，壩裏人也漸漸地散了下來，汪張二人也同路回家。

午飯後，忽然街上又喧嘩了起來，汪輔庭不知究竟何事，拉着一個正在朝前面跑去的兒童問道：「兄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小朋友看他阻住了他的去路，心中非常憤怒，就罵着道：「禽你的媽，你拖瓢客嗎？」於是用力擺脫了他，仍然跑去。

他問不着一個頭緒，打定了主意，回去披了衣服，跟着人們去看過明白，來到了十字街頭，看見馬路上鋪着一只紅氈，心下方知道是殺人，再看那邊壁上貼着一張罪狀，上面寫的是：「共產黨×××……定於今日三時處以大辟以儆反動而昭法紀」等語，於是禁不住的說道：

「這到奇怪，我從沒有看見過老大初一的殺人，也從來沒見過縣長新接任就殺人。」

「恐怕是報私仇吧，否則何以這樣性急呢？」旁邊一個人向着他說：

「我想大約也不錯。自古以來從沒有不問過明白就施刑的。」

「可是這亦到是難怪的，他們和他們原來是大對頭不能共存的，這方面呢，要想永遠站在壓迫階級，永久去壓迫那被壓迫階級；那方面呢，要根本取消所謂階級。要使大家都是一樣的；這方面呢，要想老百姓的錢供他一人使用；那方面呢，主張大家掙來大家用，不應癡愚的大家掙來給一個人用；這方面呢，祇要自己皇帝夢做得成，什麼親近外人的卑陋齷齪的手段亦認為當然，那方面呢，非要剷除一切的軍閥漢奸走狗帝國主義者不可。」

「可不是麼？他們這些人拿着三民主義做招牌，葫蘆裏却賣的是毒藥，他

們對三民主義其實何嘗有絲毫的了解呢？……「無論你是否是共產，祇要對他個人地位有不利的，就可以任意誣陷你，捉你去下獄，槍斃，大辟，前年成都死了許多學生，可不是例子麼？」

說時，只見前面「噓嗙噓嗙」的號聲已經來了，兩行軍隊齊步而來，中間綁着一個二十許的青年，背上插了一把標子，名字是用朱砂筆勾去了的，來到十字口時，軍隊用槍頭把人衆掃開，四面密佈着，那個青年似乎毫無所事的樣子，回頭向監視官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那監刑官點了點頭，派人在一家鋪子裏借了一條板橙，拿來放在街中央，那青年就要求兩個兵把他扶上了板橙，向大衆演說道：

「列位同胞，今天我是要同你們永別了，我的死，我一點也不恐懼，我一點也不可惜，人誰不死，只要死得有意義，那有什麼不值得呢。祇是我所悲痛的，惡

勢力縮短了我的生命綫，不能在社會上多一分的努力，對大眾的巨潮增加了一分的力量，這是我死後的遺恨！總之，我的生命就在這講演過以後了，說這些無聊的廢話，總是沒有益處；所以，我要極積地貢獻大家幾句話：我們如果把地球看做是空間的一個原子，那麼人呵，物呵，一切的一切呵，都不過是這原子中的電子罷了，人的工作，思想，以及一切牠所發生的效果，都可名之曰「能」，那麼，既然逃不出一切都屬於物質的公認，人與人之間又有什麼分別呢？我們如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階級的不應存在的道理；我們就可以知道反帝的真諦。同胞們，我的話你能了解嗎？他殺掉我一個，他總殺不盡大眾，除了他把自己的皇帝夢打破外，我想普天下一定都是我的同志，都不能讓他存在的。別了，敬祝健康和你們將來偉大的成就。」

講畢，仍由軍士扶了下來，引頸受戮，頃間，只見血花飛濺，一個生氣活潑的

人兒，也就身首異處了。

第七回 林姑娘媚著紅馬甲 張縣長硬戴綠龜巾

回頭再說林大自從替處長扯攏了王菱弟後，處長一天一天的愈加愛她，她也就越漸矜驕，越發要妖嬈起來。每天在十點鐘過後方纔起身，盥洗完後，須得搽脂抹粉，畫眉塗唇，一直要弄到十二鐘，方告畢事；稍進早點，即派人去邀幾個太太來公館又麻雀，八圈又過，就一個去同樂戲院去看川戲，到了晚上，公館裏自然有包車來接他。這生活，也就成爲她的習慣了。

一夜，她從戲院回來稍早，劉文彩還沒有進房裏來，她走到梳妝台前，打開粉盒，勻了勻臉，又漬了些香精，然後把旗袍脫下，換上一件小小的粉紅馬甲，乳峯鼓挺挺地恰如兩座墳墓，雪白似的玉臂全部露出，下面只穿了一條短褲，鞋襪都一概脫光了，橫躺在楊妃榻上。聽腳處長的地步聲進來了，閉着眼睛假

裝睡着，劉文彩來到床前，見了她這樣兒，低低的喚了壹聲，不聽得答應，於是就坐了下去，輕輕的把嘴遞了過去，吻了她一下，她仍然是裝着不醒，他看看她嫩膩的大腿，有一隻放在床沿上，他一隻却放在裏面，恰分開成了八字的形式，電燈光照在她的身上，嬌滴滴更顯紅白。不仔細看去猶可，但越看越是禁不住了！乃撐手過去，恰待扯她的褲子，却早被她一把捉住了。

「你幹嗎？」

「我要……」

「你要穿的嗎？」

「嘻嘻，你何必裝腔呢？」

「你要吃的嗎？」

「嘻嘻，何必儘管尋我開心呢？」

「你要住的嗎？」

「我衣食住到不要，我却要行。」

「那你走好了。」

「到不是走路的行，而是那事的行。」

「那事莫非今天辦的公事嗎？」

「到不是今天辦的公事，却是今夜要辦的公事。」

「你……你……你這個詩人！」

「我當得了詩人到好了。」

「詩人不是稱騷客麼？你這隻騷子豬！」

「呵！原來你是在罵我呀！你別忙正經，誰人不知你們女人的風騷要勝過

男子數十倍呢，只差藏在心裏不顯露出來罷了。」

「放屁！」

「你何必生氣哩，我們還是來取樂罷？」

「那有這樣性急的，人家剛纔回來，也應該給人家養養神呀。」

「唔！」

「我們還是談正經事吧！」

「啖正經事？」

「到底老張的太太，你想不想？」

「不瞞你說，想雖然有點想，但我委實不想去做。因為他丈夫是個縣長，並同我又是朋友，假如我和她火妍起來，得人們知道了，他難為情啦。」

「怕啖祇要染一染指，不去和她長久糾纏，誰人會知道？」之兩句話把劉老五說得動了。

原來張伯英縣長的夫人是個瘦長的身材，而又是一個妖艷異常的人。她自從跟了張縣長到了任，和林一見相投，不久已經走得很熟了，她一心一意要想勾搭上劉老五，可是幾次三番的用情都是白丟，從沒有得他報答，有時她疑惑是自己的貌醜，拿了鏡子來照，但又覺得比劉老五妍識的人要高出了許多；有時猜想他是怕內，但處長太太既有這樣的慷慨，亦覺想是不像；因此，她就也疑心到是因為她的他的緣故了，要想找此個機會向處長說明他是個沒有作爲的男子。

這幾天，見劉老五對她不像從前的冷淡了，不禁喜上心頭，趁着沒有人的空兒，跑來向他獻殷勤，並且說明了他丈夫是如何的沒出息，她是如何的怕他。

從這天過後，他倆已經結合了起來：一天晚上，他問着她道：「你爲何還順

喜歡我？我人既生得醜，身體又不健康，你那縣長胖胖的強幹的身材……」

「他那及你有錢有勢哪，他的縣長，若不是你的力量，怎會當得成？」

「唔！原來你愛的是這個呵，好，以後你要錢用，儘管在我這裏拿好了。只是，我很耽心你大膽在這兒留夜，倘給他知道了，怎麼好呢？」

「難道你還怕他不成？我是不怕的。」

「那不是這麼說，堂堂父母官的面子，不能說不重要哪，要是傷了他的面子，叫他不難堪麼？」

「就讓他難堪好了。」

「那能這樣？我看你還是少來這兒的好。」

「你嫌我嗎？」說做就掩面而哭。

「那有這話？我何嘗嫌你？」

「以後我偏要天天晚下來，故意給他知道，看他怎樣？又看你怎樣？」

「那可要不得！」

偏要！偏要！自從這天過後，縣長太太果然越見不怕了。幾乎祇隔一夜就要留在劉公館裏。俗語說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隔了不久，這事情早傳遍了全城。

張縣長雖說已經暗地裏聽到了這種消息，但只有敢怒而不敢言。一天，赴謝旅長宴回來，轎子路經荒市街，被那些街前的兒童看見了，一齊羣嘩起來，高聲唱道：

尖腦壳，尖腦壳，

我的婆娘被人奪；

三更後，戲么臺，

久等人兒怎不回？

有便兵，來說信，

說是處長太太留宿夜。

清早上，她回來，

喜笑顏開說一排；

綠頭巾暗地給他戴，

兩頂帽子硬箍上一個腦袋。

他在轎裏聽得，心中好生難過；但也無法禁止他們不唱，只好捏着汗裝做

耳朵聾，叫轎夫趕快一點回縣。

來到縣內，轎子落下，走了進去，一跨進房門，見她太太正在打扮預備出去，不禁怒火衝了起來，說道：

「每天收拾得這樣妖精，給誰看去？」

「你用不着管。」

「哼！」冷笑了一聲，「你怕我不知道麼？」

「你知道什麼？你說，你說，你非說不可！」

「好個不要臉的娼婦！你還好辰臉要我說麼？你同劉老五的事……」

「是的，不滿你說，實有其事的。你把他幹嗎？」

「那你儘管嫁他好了。」

「我偏不嫁，偏要這樣，你怎樣呢？」

「你……你謹防你的腦袋……」這時他的心真是啞子吃黃連有說说不出的痛苦了。

第八回 別出心裁室內鋪設裸體跳舞 事生意外郵筒

投到警告書緘

劉公館的鋪張的華麗，無論何家都是及不到的；若是一個鄉下人進去，立刻就會眩耀得頭昏，故他的幾十個佃農每次跑來繳租的時候，都要說：「我們趕到水晶宮去！」

而最近更是花樣翻新了，這種花樣的發起，完全是出于處長太太的心裁，她向處長建議道：

「處長，我們每天祇管在屋子裏吃吃悶酒，叉叉麻雀，這種生活未免太乾燥了。」

「那嗎我每天同你出去耍好嗎？」

「有睇地方好耍？」

「新市場罷？」

「一些商店，一些玩舊套子的京川戲有什麼趣。」她帶着不願意的口調。

「城市的繁華你既不喜歡，那麼到鄉下罷？」

「鄉下，我也不願意去。那裏所能看到的是一些粗野的農夫，和菜色的老嫗；所能臭到的是一些糞尿的臭氣，和身上的汗氣；所能聽到的是一些怪難聽的山歌，和田間『嚙嚙嚙』使人心煩的蛙叫。」

「除了這兩種，我可沒有辦法了。」

「法子到有，只怕你不肯去做？」

「你講，我決定照你的話去辦。」

「依我的意思，把東間的小房重新修築，壁間裝冷熱氣管，照下江地方的

辦法。夏天可以不熱，冬天也不至于冷，裏面四方塗了洋漆，地面裝成大理石，靠着天井的一方全用玻窗。修好後，亦不用掛上書畫……」

「好固然好，但我實不明瞭你的意思。莫非整日靜坐在裏面麼？」

「那裏是這樣，我們等到修好了後，去買了十幾個女子，請了一個樂師，來教她們跳舞。」

「好呀！真的好呀！」

「可是叫她們跳舞，須要帶着自然之美術風味才好，如果穿着衣服來跳，那就顯得呆板了，最好使她們全身裸露，下部只用了一塊白布蒙被着，這樣一來，方顯得出自然之美，那可夠開心了。」

「好呀！可是久則生厭，我們整天的祇管看，將來一定又要感到無味。」

「不，我不想只是看，我想我也要加入。因為身體力行，無論如何總比鑑賞」

來得趣味深長。有人說：「藝術是有不盡的樂趣藏在自然的中間，愈追求，愈深刻。如果自己能夠踏進了藝術之門，我想一定不至於再感到枯寂的。」

「我呢？」

「你還不是可以這樣嗎？雙人舞，男女擁抱舞，更來得有味。」

「哈哈哈哈哈！」

「你就叫人預備罷？」

「怎末這樣急哩。」

「購買建築的材料，須要耽延好久的時間，若不快一點去辦，可不要悶死我了麼？」

劉處長不語。

「怎樣！你不答應嗎？」

「我多早晚說不答應你呢？」

「那麼，你打電話給劉庶務長好了。」

劉處長走到那邊，把壁上電話筒取了下來，再用手移動了數字。

「呢，你是劉庶務嗎？」因為我要在公館裏建築一間房間，要裝冷熱氣管，你卽着寫信到雲南公司去辦大理石，並着人去請姜工程師過來先行測量……
：：：噓，噓，是的，卽着去哪。

林大晃着目的已經達到，心下非常高興。卽叫人把酒菜擺了上來，替處長樽上一杯，自己也樽了一杯，向劉處長說道：「你知道裸體的好處嗎？」

「不知道。」

「你知道我想起這裸體跳舞的動因嗎？」

「也不知道。」

她也不再說什麼，離開了坐位，即在架上拿下一本書來，然後對他說道：「這書即提倡裸體生活最烈的，第一篇叫著：天然自由園參觀記，第二篇叫著：和天然派夫婦聚談記，待我唸給你聽。」

天然自由園參觀記

「星期日晨九時許，余方起櫛沐畢，即有一汽車停於門外，萊哈特君已下車入門，向余道早安，並云道路稍遠，若余已事畢即可行。余登車後，車中輾椅安適異常，時正八月，晨間空氣佳絕。余等經過若干市街……漸及郊外，天空雲淡，細草如茵，精神上愈感愉快。車行約半小時許，見一村落，土牆高約六尺，中一鐵門，遠望似門內除森林外，絕無居人……萊哈特告余曰：此即彼等之園林也。進鐵門後，一極大曠地，已有無數汽車停列。萊哈特轉將其車停妥，余等即循石階而上。中間係一敞廳，四面玻窗，廳中並無棹椅，僅

兩面置有衣櫥無數。彼又告余曰：此卽渠等易衣之所。余曰：

「無分男女，均在此乎？」

「自然如此。」

余也未便深詰，惟思此種雜居易衣之所，若在巴黎，恐不免社會上有如何之謠誣。余現已知天然家之主張，謂全身赤裸，較之半裸體之引人邪念，其道德觀念，反較高尙。廳內多數衣櫥業經啓用，似有人已在此更衣，仍不解者，彼等易衣時，是否男女仍有若何之區別。余正思索間，萊哈特謂余曰：「余等未入園之前，若先生見許，余將於此去衣矣。」言甫畢，卽開一衣櫥，先除外衣，次及靴袴，余此時環手背立，佯作散步，方徘徊間，忽睹一少女啓門而入。余思此時，萊哈特已將裸體，見此少女入門，不知作何態度。回身注視，萊哈特僅餘一貼膚之內衫在身，前向相迎，彼此握手道候。少女覩余在旁，

詢萊哈特曰：

「此君是否新入會者？」

「否！係參觀者。」

少女聞言，似顰似笑曰：「余等又非特別人類，前來參觀，究是何解！」

萊哈特笑答曰：「女士幸勿多疑，此君爲法國新聞家，特來調查吾國裸體生活之實況。實有參觀之必要。」

萊哈特旋爲余介紹：「此係薩納丁先生，法國新聞記者。此係瓦格滿女士，名愛爾娜，渠父現爲柏林大學哲學教授。」余因前進與瓦格滿握手，渠亦答禮，且曰：「甚喜與先生相見。」

言方竟，愛爾娜回身將門關閉，將亦開始除衣。愛爾娜來時，服一體操式衣，已甚簡單，此時一除外衫，卽已無幾。不數秒間，萊哈特曰：「余衣已盡，余等

先行矣。」余回視，彼已赤裸。愛爾娜則仍匆忙去衣，下衣已除，兩股已裸矣。余與哈萊特行不數武，忽已行至一大園林中。森林密蔭，爽氣逼人。忽覺有人在萊哈特身後，猛拍其肩，回視則愛爾娜已全體赤裸，接踵而至。……「她一句一句唸一句一句解給他聽，剛唸到這裏，忽然一個便兵揭開門簾走來，在門口敬了一禮，仍舊站着。

「噪事？進來。」

那便兵遞上一信，又退到門前，敬了一禮，退出去了。

劉老五本來認不得字，就把信折了開，遞給太太，叫她唸給他聽。他打開唸道：

「文彩兄鑒近弟接得人民密告函件多啓而控兄之亂政者太半似此民氣囂張不無由來責任在余身誼及手足兄奈何不替余設想耶望兄

痛改前非重新政績以免物議而保余譽是盼」

他聽了一句也不懂，開口問她道：

「到底是說些什麼？」

林大故意找他開心道：「你不懂得麼？怎麼那次你生的時候也都文謨謨的？」

「難道你不知道麼？」

「我不知道。」

「是書記官教給我的。」

「唔！」

「快講罷，到底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不過是軍長說有百姓告你。」

「告我幹嗎？」吃驚地問：

「信上到沒有說明，總大概是告你弄錢弄多了。」

「媽的，誰有這樣的屁眼勁呀！老子在這地方，這地方就可說是我的，怎末我要錢還說不該嗎？」

「別發怒，你不用去管他好了，難道說軍長是你兄弟，他們告發你，他果能辦你嗎？」

「文輝他到不會難爲我，不過，這些雜種實是可惡，老子假如把這幾個龜兒查出來，一定要……」

「好，休息吧！怒壞了身體何苦呢？」

第九回

悲生樂盡漁陽鼙鼓動地來

城失兵還西宮妃

嬪傷心別

四十天過後：

劉公館建築的材料已辦齊了，由姜工程師計劃，傅保勤監工，很迅速的就開工建築起來。

又過了三個月：

一間美麗的跳舞廳，已經宣告完工。由她——處長太太——自己剪綵，施行開幕典禮，樂聲悠揚，一少女自房中步出，上身赤裸，肩部披一輕紗，下面用綵帶被做下體，嬌娜蠻姍的步舞，好像比飛燕還輕，看來要使人疑惑她是水上的女神出現！

她順着了音樂，開口唱道：

以前呵，手飾是我們的鎖鍊，馬甲是我們的繩索；

鎖鍊使我喪失了自然，繩索使我消磨了健美！

現在雖已解放了，然而：

衣服仍是遮蔽自然的魔障；仍是假道德觀念的醜惡；

我們應該驅逐一切的厲鬼，

返到真善美的自然裏去！

劉老五坐在那邊觀看，林大也坐在他的身側，看他看得呆了，在他肩上猛的一拍，把他嚇了一跳，跟着就問他道：

「你怎的落神了？」

「呵！真好！你想出來的法子。我覺得自己好像唐明皇遊月宮一樣，身子全

不在人間了。」

正說話間，一衛士忽手持一電報進：

林大折開一看，上寫道：

文彩兄 湘前日已同余決裂昨日我軍大受挫折張師今晚退瀘兄

可整理城中軍隊以作後應輝冬印

看完，不禁大叫一聲道：「哎呀！不好了！我們快罷舞罷！」

「甚麼甚麼」他慌張地追問：

「廿一軍和廿四軍決裂了。」

他本是一個素不懂軍事的人，聽到了這項消息，簡直要手忙足措，不知怎樣的，還是太太提醒了他，叫他去請祕書來，心方纔稍定。立刻打了一個電話，把祕書喚了來，告知了他一切，祕書說道：「處長，調城中兵作後應固然是必要，

但是，依我看來，這裏的兵素來是驕養慣了的，未必打得仗罷。並且對方有飛機有軍艦，張師都抵敵不住，難道我們這裏天之驕子的兵能夠抵得住麼？勝敗不必計算也可預料。不過，軍長既然有電來，我們可做個樣兒好了。最重要的，還是要說處長自己的事：何以呢，他們敵軍在未來此地之前，必定有偵探來探得了你公館，那麼，飛機將來轟炸的時候，這裏一定是不免的了，還是早點想辦法的好。」

這個祕書平時多替處長劃策，每次劃策必從處長個人利益着手，所以處長十分的信任他。這次聽了他的話，到也以爲然，於是就向祕書問道：「難道你叫我跑麼？」

「跑是當然要跑的，不跑不了哪，可是跑亦有個時候，這時是跑不得的，如果跑了，敵軍到沒有來到，而城池反白丟了，況且，這種不抵抗逃亡，軍長將來也

會要埋怨你的。」

「那麼，怎樣好呢？」

「你先把城中的棉花完全買了一個光，將水撲濕，堆在地上，地下築了一地窖，如果飛機來了，就跑在地窖下藏做好了。以後的事，到了那時再說。」

劉處長點了點頭，立刻就派了幾個勤務去各棉紗店收買棉花和棉紗，一直買了三天，全城各紗店幾乎都買光了，棉花的價錢一時就暴漲起來，百姓們看見劉公館這幾天收集棉花最是竭力，到底不知爲的是什麼原故，大家一齊奇怪着：這時候，却害得那些老媽子們拿做貴價錢都買不着棉花，想做冬天穿的雞婆鞋，不得不把舊被頭撕開來當做材料了。

這一禮拜，倏忽地又已經過去，第二週跟續到來，這日正是禮拜二日：劉處長正在公館裏，忽然聽得街上人聲嘲雜起來，勤務亦驚慌的樣子跑

了進來說道：「不……不好了，……飛……飛機來轟……轟城了。」

劉處長聽得，一時手足失措起來，堂中幾個太太也嚇呆了。又一個衛兵走了進來叫道：「處長，你還不下地窖去，等待何時？」

一句話提醒了他，他足打着抖同幾個太太下地窖，聽得飛機果然像在空中飛着，不多一刻，一聲巨響，把一個殺人從不眨眼的人，心房上也都嚇得跳過不住起來，響聲過後，這飛機聲似乎特來到公館的屋頂上翱翔着，身上捏了無數把汗，飛機却又飛走了，又接着來了兩巨響，他身體幾乎要站不住了。」

三巨響過後，飛機已經飛去，他和她們從地窖爬了出來，牙齒一個個還在打戰不止。稍頃，稍爲安靜了一點，聽說張師今天又由瀘縣退了兩營人到來，知道前方的戰事一定不佳，於是他嚇虛了的心，更加不留戀這塊兒了。決意今晚要想逃亡。

下午，叫人邀請了張師長來公館商定，張師長說道：「剛纔丟掉了瀘縣，現在又不抵抗的棄了這地方走，軍長將來不加罪麼？」

「有我同逃，我自然有話去對付，我負責任，包管不關你了。」

「只要這樣，我就決意同走，可是軍餉不夠哪？」

「軍餉麼，只要還不會動身，總有辦法。」即喚身邊的勤務去把傳令兵傳進，向他說道：

「你去傳令各營，今晚十一時須各派兵挨門挨戶去向百姓們借款，以好接濟軍餉，此項款項是要在第二次征糧後還他們的，須得向他們說個明白，以免他們抱怨不肯出。」

傳令兵一一聽明，車轉身來要走，劉處長又把他喚住道：

「還有一句話，這項徵款名目就可稱為借款好了。」

傳令兵領命去了。

張師長笑說道：「明明打門借捐，何不就稱爲打門捐呢？」

劉處長答道：「實際上雖是打門要捐，但名字太不中聽了，像以前抽懶捐一樣。」

張師長走後，中間無話，到了一點鐘，款子已經由各營繳了上來，除各人揩油而外，點了一點，共計五萬元有餘，那時張師長的大隊伍已經早就開動了，公館的門前一隻肩輿在那裏等候着。

一會兒，門開處，劉處長走出來了，兩隻足連抖着上了肩輿，背後站了數十個衛士，祕書道了一聲珍重，也就遠遠站着，獨是處長太太扭了肩輿，依依不捨的不肯走開，劉處長乃安慰她道：「今夜隊伍中雖不好帶你走，但是我已經把祕書留在這兒，過了兩天，你可同你的爸爸和祕書一路上雅州來好了。」

劉家的天下 第九回 悲生樂盡漁陽鼙鼓動地來 城失兵還西宮妃竊傷心別 一五二

林大淚珠撲簌的望着肩輿走去。

第十回 盜匪猖狂中央軍將入四川 工商整頓老百姓

盼諸政府

一個月明的一夜：

汪輔庭張老板和一個新川南日報記者坐在聽月樓飲酒取樂，酒至半酣，大家也就暢談起來。汪輔庭說道：「四川那得太平一天？走了一個，又來一窩，走馬街那買家的損失到也真冤枉哪！硬說楊某和他合夥，把幾挑川土、幾箱南土，認為二十四軍的資本，一齊沒收。」

「到底詳細的經過怎樣呢？」記者問：

「自那天早晨起來見城中兵一個也沒有後，大家十分奇詫着。那時，城裏只剩了一二十個民丁，富戶們很是耽憂，恐怕晚上有強盜趁空兒來打劫，下午，

保甲們開了一個全體會議，議定夜間每家燃燈持棒守夜，各人做了一隻紙燈籠，掛在門前，當晚平安的過去了，第二天下午，廿一軍前站業已開到，大家方纔放心，大隊也接二連三的到了，全城插了國旗歡迎，潘師長這天還沒有來到，開到了不過祇一團人，潘師長的姪兒潘××的一營人駐在裕通銀行裏，對門是一個姓賈的人家，是一個中等的富戶，潘營長到這裏駐定了，即開始調查關於劉老五的田地房屋，及一切營業，以好一齊把牠沒收，那時有些和賈家有仇隙的人，趁了這個機會就在營長處造了一些言語控告他，潘營長果然也不問個真實與否，跟速就派了一個連長來到賈家檢查，賬房先生見來了一羣兵，以爲進來駐紮，就站起來道：「先生們這裏是開的商號，沒有地方的。」

「誰來紮你的地方，我問你，你們經理姓賈不是？」

「是的。」

「你們這裏有個楊××嗎？」

「是的，他住在樓上，房子是個給他的。」

他帶着兵隊就走上樓，那時，楊××已經逃走，樓上空無一人，在樓上搜索一陣，不見什麼，即又跑了下來，問道：「你們經理呢？」

「出街去了。」

「聽見你的經理同楊××合股，是劉老五的資本，真的嗎？」

「那有這話，先生，這號自來就是一個人開的，你不信，隨便問誰都曉得。樓上不過個給他就是了。」

連長似乎不愛聽的樣子，把手一揮，幾十個兵就翻箱倒篋的搜尋起來，在秧子室中發現了那裏有幾擔個子，幾箱西土，大家立刻就想發個大財，他們派了幾個人監視着賬房，不準他到下面，繼把秧子門打了開，一人抱了幾封鴉片

由河壩裏跑走了。你說倒不倒霉呢？」

「這到難怪，本來辦鴉片是不應該的。」記者說：

「營業固然錯了，但他總算是心血掙來的資本，我無論如何不能辯護這些軍人不是強盜。」

「是的，清查也須要問過明白哪。」記者：

張老板插嘴說：「別人的事何必去管他，還是來談四川整個的問題罷。」

……我們這兒的附近，二十四軍自從退了後，一些落伍的軍人，却佔據了五福橋一帶大事搶掠，有時還撐出紅軍的旗幟，其實何嘗是真的共產呢？除了五福橋外，還有許多地方：如代林寺，思蒙，眉州附近，資州內江途上，可說是遍地都是土匪，鬧得來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屏山，安邊一帶，又出現了什麼紅燈教，專以符咒來嚇人，說是吞了符水槍砲可打不進；川北方面呢，近幾年來農民受不了苛

捐雜稅的逼迫，反抗固然要捉去牢死，不反抗也就餓死，所以他們多爲紅軍所利用，以至起初紅軍不過一兩百人，而現在已延到數萬了。說來還算川東方面比較寧靜，川西南北的百姓簡直是痛苦萬狀哪。若這樣長久下去，將來何堪設想？」

「那用得着你耽心，他們各縣的紳士們已經函商過了，他們決議電請中央出兵入川，稿子我都抄得有。」記者說着就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來，遞給兩人看，上面寫着道：

……鈞鑒竊謂一塊不防至於汜濫車薪之火可以燎原今赤匪強據川北恃意橫行猖獗若狂毫無忌畏掠奪財帛姦辱婦女焚毀居室滅絕人性使老者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田成荒野尸積如山此非特川北衆民所當同聲而呼籲者卽我川西南民亦常惶悚危懼不知大

難之在何日也吾川連年災旱干戈頻仍苛捐雜稅之餘洪水又復爲患百業凋零人民疲憊者久矣若再聽匪患久延不速加撲滅則吾輩將來之痛苦可堪設想乎赤匪悍慄滑賊行止靡常雖經幾次剿討未得稍挫其鋒而近日以來赤匪之聲勢愈增猖獗不有大兵以剿除則吾恐民困日亟和從者因而日衆如蔓艸之滋生不可得而剪除矣夫內亂不息外侮必臨此誠國家安危之關鍵秉鈞衡者豈可一日而忽視哉伏望哀念吾民出兵拯救庶幾災患之徵息而和祥之兆臨家國安平衆姓咸感矣全川公民等叩

兩人看完，齊聲說了一聲：「像這樣到好了，四川可望太平了。」

記者說道：「四川的言論將來總該自由罷？」

張老板道：「你只曉得你的言論，還有偌大的問題還不曾解決呢，現在工商業蕭條……」剛說到這裏，汪輔庭搶了過去說道：「可不是麼，兵災水患過

後，社會不景氣得很哪，眼看着各家都要關門了。」

記者說道：「你們講言論不重要麼？言論能夠自由，褒貶就能正確，褒貶正確則政府一舉一動有都戒心，有了戒心，政治很容易辦好，政治辦好，則國家當然太平，那麼，你們工商業在太平的國家裏又那得不振興呢？」

汪輔庭也不理他，只管說他自己的話：「這塊兒的工業實有提倡之必要，偌大一個縣城，除了一家電廠，一個工廠都沒有，什麼東西都要靠入關貨。」

記者道：「以蔣先生求發達國家資本的熱心看來，將來四川或者有添辦大量工廠的可能，不過，我們總希望蔣先生在促成國父實業計劃之餘，應絕對尊重推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恐怕是法西斯主義罷？」

記者說道：「管他法西斯也好，甚麼也好，祇要能夠尊重民意推行憲法不

要一意孤行，有何不美呢？」

張老板聽得不厭煩說道：「你們談去談來，又談到那些空洞洞的上去了，我却不是這樣，我只願將來工人商人不至大量失業就好。」

三人正談得有趣，忽然金沙江頭傳來了一陣歌聲：

春究竟是來了！

回想那冬神當令的時候：

威嚴的翅膀，撒下了雪花和雨滴，

昆蟲是這樣的貼服，杜鵑是這樣的緘默，

整個兒宇內完全充滿了牠的勢力！

然而，武力終戰勝不了自然的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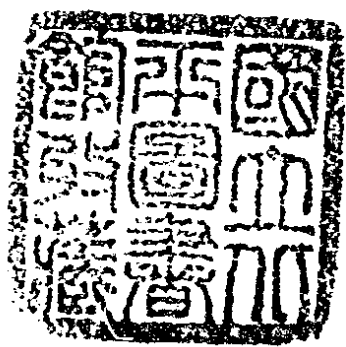
皇帝夢的嬰兒，那得大夭折！

你不看麼？

那青的枝，綠的葉，

人們正展望着這座自由之園，

對之歡呼而喜悅！



作者出書預告

詩句庫

孤獨齋自選二集

金沙樓雜鈔

來書選存

易位花

孤獨齋自選初集

定價大洋叁角

著者 李 蜀 宜

廿五年十二月六日
蜀文 齋

MS 2
40403
(3)

170